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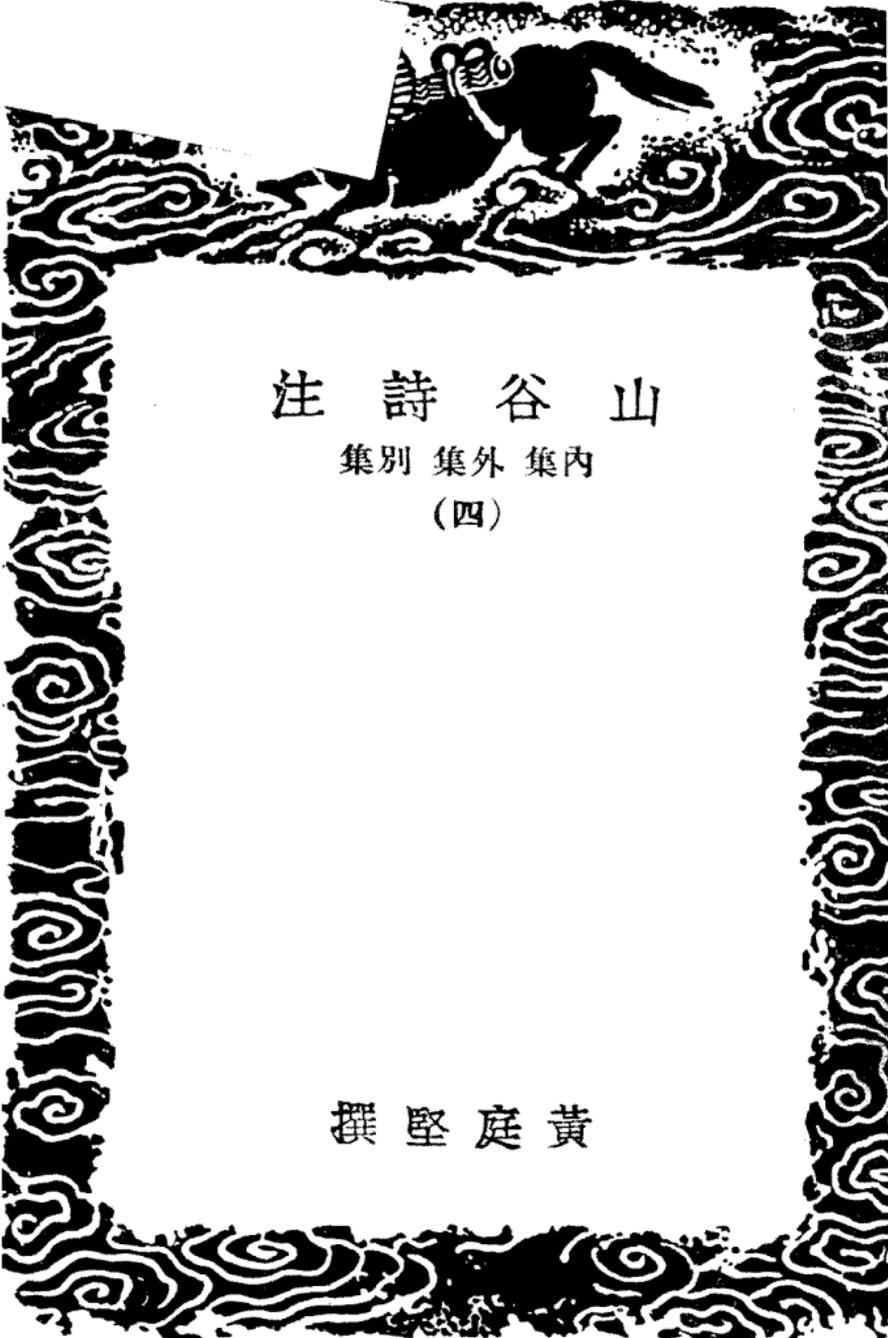
山谷詩注

別集

內集
外集

四





山 谷 詩 注

集別 集外 集內
(四)

黃 庭 堅 撰

山谷內集詩注卷十六

次韻高子勉十首

高荷字子勉。江陵人。上山谷長篇。警句云。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因此得名。後知涿州而死。自號還還先生。事見曾慥詩選。

雪盡虛簷滴。春從細草迴。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曰。虛檐雲架。按檐字俗作簷。老杜詩。更覺春從沙際歸。文選。謝朓詩。風光草際浮。邱希範詩。細草藉龍騎。

德人泉下夢。俗物眼中埃。

德人當謂東坡少游。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

久立我有待。長吟君不來。

曾慥集仙傳。載呂洞賓。題汴都峩眉院法堂。屋山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

人立盡梧桐影。老杜詩。有待至昏鴉退之詩。長吟慰我思。按洛神賦曰。超長吟以永慕。盧全詩。鬢花爛漫君不來。

重玄鎖關籥。要待玉匙開。

言高君可發古人之祕也。文選。陸機功臣頌曰。重玄非奧。頭陀寺碑曰。玄關幽鍵。感而遂

通。同安和尚十玄談曰。金鑰玄關。留不住。行于異類。且輪迴。黃庭經曰。玉匙金籥常完堅。

掃雪我三日。御風君過旬。

上句用袁安事。又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徑。迎授賓客。至所居處飲宴。謂之煖寒會。退之詩。閉門長安三日雪。莊子曰。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反。易曰。過旬災也。言詩今

言詩今

有數。下筆不無神。

魯論曰。始可與言詩已矣。老杜詩。神仙才有數。又詩曰。下筆如有神。又詩。樂罷不無悲。

行布佺期近。飛揚子建親。

行布字。本出釋氏。而山谷論書畫數用之。按釋氏言華嚴之旨曰。行

布則教相施設。圓融乃理性。卽用楞伽經曰。名身與句身。及字身差別。解者曰。名者是次第行列。句者是次第安布。唐書宋之間傳曰。魏建安後。詩律屢變。及之間沈佺期。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老杜贈李白詩。飛揚跋扈爲誰雄。蓋借用北史齊神武紀中語。老杜詩又

曰詩看子建。可憐金石友。去不待斯人。金石友見前注亦謂東坡少親謂曹植也。游手時已死恨不見子勉。

峴南羈旅井。灞上獵歸亭。日繞分魚市。風回落鴈汀。老杜詩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按魏志王粲傳。山陽人。以西京播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漢書李廣傳。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人。

田間飲。還至空廟。筆由詩客把。笛爲故人聽。上句言久不作詩。因高君可與論此事。故復援筆。下句謂追憶東坡。管書向秀傳。作陵尉。醉呵止廣。思舊賦序云。經稽康呂安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寥。追想曩昔。曼遊之好。感音。

而嘆。故但恐蘇耽鶴。歸時或姓丁。終上句之意。亦指東坡言其不可測識也。蘇耽丁令威見前注。

君不居郎省。還應上諫坡。蔡質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省中。皆以胡粉塗壁。諫坡見李宗諤先公談錄。具前注。才高殊未識。歲晚喜無它。說文曰。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音託何切。徐。

鉉注云。今俗作。樞馬羸難出。鄰雞凍不歌。老杜詩曰。蓋臂頓樞馬。退之書曰。泥水馬病不敢出。鄰雞見孟子。東坡雜說曰。子來黃州。聞黃人羣聚調歌。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漢官儀。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

雀門外。專傳雞鳴。賦。勸曰。今雞鳴歌也。余今所聞。豈亦雞鳴之遺聲乎。老杜詩。林鴛遂不歌。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言作詩當深思苦求。方與古人相見也。傳燈錄。百丈謂。

得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呂蒙正詩。撥盡寒爐一夜灰。老杜詩。試學陰何苦用心。謂陰何遜。

荆渚樓中賦。南陽墉底吟。誰言小隱處。頻屈故人臨。上兩句皆述荊州。渚宮見前注。文選。王粲有登樓賦。李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蜀志。諸葛亮傳。躬耕。

鄰畝好爲梁父吟。注引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隆中。按後漢志：南陽屬荆州。文選王康琚詩曰：小隱隱陵巖。大隱隱朝市。漢書灌夫傳曰：將軍旦日蚤臨。經筵難窺底。詞源幸汲深。思君眠竹屋。雪月

冰寒食。

後漢邊韶傳：腹便便，五經笥。老杜詩：詞源倒流三峽水。莊子曰：鯁短者不可以汲深。劉禹錫：錫涵碧圖詩序曰：碧流貫于庭中，冰澈射人。自注云：冰音去聲。集韻：冰音通孕反，冷迫也。

驚人得佳句，或以傲王公。

用杜牧之千首詩，輕萬戶侯之意。老杜詩：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詩：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荀子曰：道義重則輕王公。

處世要清節，滑稽安足雄。

言當慕伯夷之清，不當如東方朔之陸沈也。法言：或問東方朔曰：非夷尙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又曰：古者高饒顯下祿隱。

深沉似康樂，簡遠到安豐。

晉書：謝玄封康樂縣公，爲叔父安所器重，有經國才略。王戎封安豐縣侯。

裴楷傳：鍾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漢書王嘉傳曰：計謀深沉，元稹作老杜墓銘序曰：蘇李五言，詞意簡遠，謝靈運雖襲封康樂公，然此詩以深沉言之，必非指靈運也。

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同。

僧貫休題東林寺詩：田地更無塵一

點。退之王仲舒墓誌曰：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晉書王戎傳：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藉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又王凝之妻謝氏傳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

志士難推轂，將如高子何。心期誠不淺，餘論或相多。

志士見譽論，推轂見前注。文選任彥昇詩曰：中道遇心期。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曰：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南史謝朓傳曰：

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戰國策：或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漢書何武傳注曰：多重也。

欲向滄州去，還能小艇摩。鷓鴣西照處，相並曬漁蓑。

言欲與之

同往江海也。選詩：復協滄州趣。老杜詩：聞引老妻乘小艇。又云：鷓鴣西照，曬翅滿漁梁。東坡樂府曰：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鑿開混沌竅，窺見伏羲心。

言伏羲發太極之蘊也。莊子曰：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有物先天地，含生盡陸沉。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賈誼曰：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詩意謂大道坦然，人自迷謬，平地上沒溺而不自知也。陸沈見莊子。已具前注。此借用。

伐山成大廈，鼓橐鑄祥金。

上句欲其積學以成廣大之規模，下句欲其鍛煉以盡精微之極致。漢書

地理志曰：楚地以漁獵山伐爲業。注云：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文選四子講德論曰：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淮南子曰：鼓橐吹埵。注云：鑿冶鑪排橐也。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大冶必以爲不祥之命，此反而用之。

三尺無絃木，期

君發至音。

無絃琴，用淵明事。見前注。劉禹錫與柳子厚書曰：嗟夫，爭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

少年基一簣，長歲足三餘。

一簣三餘，並見前注。

忽作飛黃去，頓超同隊魚。

退之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云：飛黃騰踏去，不能顯蟾蜍。飛黃，古良馬名。

曾前八采

句，窗下十年書。

北史盧思道傳：朝士各作文，宣帝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等，不過得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采。盧郎此借用十年書。見南史沈攸之傳。見前注。

定作牛腰束，傳抄聽

小胥。

太白詩云：詩禿千兔毫，書載兩牛腰。老杜詩云：抄詩聽小胥。

沙上步微暖，思君剩欲招。萸蒿穿雪動，楊柳索春饒。

高適詩：談經副欲翻。陸龜蒙詩：亂和殘照紛紛舞。應索陽鳥次第饒。

枉駕時逢出，新詩若見

撩。若一作苦。退之詩：猿鳥莫相撩。

樽前遠湖樹，來飲莫辭遙。

老杜詩：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蓋指江陵府而言。山谷寓居于此。老杜又有詩：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

王介甫詩：物華撩我有新詩。

贈高子勉四首

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劄心潤身。

老杜詩語不驚人死不休。莊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劄心焉。禮記曰：宮潤屋，德潤身。

沅江求九肋鼈，荊州見一角。

麟。據晉曰：肇虛袁州人。初赴舉，先達曰：袁州出舉人耶？答曰：袁州舉人，亦猶沅江出鼈。甲九肋者稀，一角麟見前注。又傳燈錄：清原行思傳，希遷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張侯海內長句，鬼子廟中雅歌。

元注云：無咎樂府于今第一。

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

張侯謂文潛，退之潮州謝表曰：作為歌詩，藹之郊廟。後漢祭遵投壺雅歌。

千寶晉紀曰：顧榮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傑。魯論曰：爲力不同科。山谷與李端叔帖曰：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嘗聞之。長老云：文潛見此句，殊不樂。

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

上句欲其緇晦涵養，與世同波。下句欲其學之精微，即事觀理。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易曰：探頤索隱，鉤深致遠。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聽他下虎口，著我

不爲牛後人。

上句謂無若世人行險僥倖，如弈棋而置子于虎口。下句欲其特立獨行，不落人後也。史記蘇秦傳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

謂老杜之詩，眼在句中，如彭澤之琴，意在絃外。也。老杜以上元二年拜右拾遺，事具唐書本傳。

顧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

南史謝朓

傳長五言詩，沈約云：二百年無此詩也。晉書陳壽傳：張華謂曰：當以晉書相付，此借用，言以一代之詩付之也。

再用前韻贈子勉四首

胷中有度擇人。事上無心活身。

上句欲口不臧否人物。而胷中自有準則也。退之書曰。懼足下以吾不致黑白于胷中。禮記曰。進退有度。左傳吳公子札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傳燈錄。德山語曰。汝但無事于

心。無心于事。則虛而窳。空而妙。樂天詩。勿信人虛語。君當事上看。莊子曰。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

只麼情親魚鳥。儼然圖畫麒麟。

言本志在于山林。恐或不免富貴也。傳燈錄。證道歌曰。不可得中只麼得。世說。

簡文帝在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木。便有濠濮間之趣。覺鳥獸禽魚。自來相親。莊子曰。儼然立于四虛之道。漢書蘇武傳。宣帝甘露三年。思股肱之美。乃圖畫霍光等十一人于麒麟閣。

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

史記屈原傳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按孔子世家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柳子厚簡吳武陵詩。惜無協律者。窈眇絃音詩。老杜詩。謝朓每篇堪諷詠。東坡山

谷嘗論詩可絃歌者。米芾曰。某明月堂賦便可。坡未應。山谷曰。可謂落大石調也。見王定國聞見錄云。

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

言當汲汲追逐古人。恐年歲之不吾與也。著鞭用劉琨事。見前注。太白詩。風流肯落

他人後。轉蓬見前注。太白詩。又曰。蓬科馬鬣皆已平。

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

老杜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云。詞源倒流三峽水。禮記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

文選。謝靈運擬魏太

子鄴中集詩。有魏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平原侯植。八人。序曰。建安末。予時在鄴宮云云。又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詞無所假。韓文公詩。建安能者七。卓犖夔風操。唐書文藝傳曰。明皇好絳衛羣

臣稍願雖球。奉理致。則燕許擅其宗。六
七人見魯論。老杜詩。野航恰受兩三人。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中管絃。

醉鄉見前注。唐人皇甫嵩所著小說。號醉鄉日月樂天詩。閒中日
月長。劉禹錫詩。羅密鳥韻如簧音。漢書曰。鐘鼓管絃之音未衰。

有興勤來把酒與君

端欲忘年。

文士傳。禰衡與孔融。作爾汝交。衡年二十餘。融年五十。敬衡
秀才而忘年也。又南史江總傳。張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

荆南僉判向和卿用子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

仕宦初不因人富貴方來逼身。

上句言其自樹立。劉禹錫連州謝表曰。出身入仕。並不因人。下句
川謝安恐不免富貴之意。僧貫休與錢鏐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

要是出羣拔萃乃成

威鳳祥麟。

孟子公孫丑篇。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漢書宣帝紀。詔曰。威鳳爲寶。注云。鳳之有威儀者。左傳哀公十四年。注曰。麟者仁獸。王者之嘉瑞。退之獲麟

解曰。麟之爲靈。雖婦人
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向侯賦我善莪何敢當不類歌。

向以教育之意。望于山谷。詩曰。菁菁者莪。樂育
材也。左傳晉侯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願我乃山林士看君取將相科。

漢書
王吉

傳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王沂公言行錄云。公爲參政。或議以進士登科。
擇堂吏。公曰。我朝設此科。謂之將相科。豈當屈以趨走吏耶。衆皆嘆服而止。

覆卻萬方無準。安排一字有神。

言不爲物役。詩思乃凝于神也。莊子曰。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文選。陸佐公漏刻銘曰。盈縮之度無準。前輩詩曰。吟安一个字。老杜詩下筆如有神。更

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

李淑詩苑類格云。梁沈約曰。詩病有入。一平頭。二上尾。三蜂腰。四鶴膝。五大韻。六小韻。七旁紐。八

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丁晉公曰。水底日

爲天上日。楊文公應口曰。眼中人是面前人。

覓句真成小技。知音定須絕絃。

覓句見前注。老杜詩。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絕絃見前注。

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垂名萬年。

事見魯論。蓋期之以遠者大者。

蟻蝶圖

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

此篇蓋有所屬。陸龜蒙蠶化曰。橘之蠹。蛻爲胡蝶。翩旋軒虛。曳纖粉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蠶網而膠之。引絲環

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文選七啟曰。公叔畢命于西秦。策勳及南柯。並見前注。

謝胡藏之送栗鼠尾畫維摩二首

貂尾珍材可筆。虎頭墨妙凝神。

後漢書輿服志曰。武冠貂尾爲飾。注引應劭漢官儀曰。貂內勁悍而外溫潤。老杜詩。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謂顯愷之所畫維摩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東坡嘗言古本凝作疑。

頗知君塵外物，眞是我眼中人。

分屬前兩句。選詩。肅此塵外軫。晉書王戎傳曰：王衍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眼中人見前注。

丹青貌金粟影，毛物宜管城公。

揚子丹青初則炳，久則渝。老杜有丹青引。又詩：畫工如山貌不同。金粟影見前注。文選頭陀寺碑。李善注：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又按祖庭事苑曰：十門辨惑論云：維摩是金

粟如來。吉藏法師謂出思惟三昧經。自云未見其本。今據諸經目錄。無此經名。周禮曰：其動物宜毛物。管城公見前注。

只今爲君落筆，他日聽我談空。

亦分屬上兩句。文選北山移文云：談空空于釋部。劉夢得詩：與師相

見便談空。

次韻向和卿行松滋縣與鄒天錫夜語南極亭二首

雪泥滑滑到山郭，提壺勸沽亦不惡。林中解道不如歸，家人應念思歸樂。

梅聖俞四禽言曰：泥滑滑，苦竹岡。雨瀟瀟，馬上耶。提壺，子規。並見前注。樂天詩

曰：山中不栖鳥，夜半聲嚶嚶。似道思歸樂，行人掩泣聽。陶岳零陵記曰：思歸樂，狀如鳩而慘色。三月則鳴，其意云不如歸去。

衝風衝雨走七縣，唯有白鷗盟未寒。

退之詩：不衝風雨即衝埃。寒盟見前注。

坐中更得江南客，開盡南窗借月看。

鄭谷詩：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

唱鷗鷗。孟郊詩：微文

北山外，借月南樓中。

戲答荊州王充道烹茶四首

舊本云居士酒徒不喜茗飲故多戲句

三徑雖鋤客自稀。醉鄉安穩更何之。老翁更把春風椀。靈府清寒要作詩。

老杜詩。草茅無徑欲教鋤。又詩。幕下郎官安穩無。又詩。舍此復何之。靈府謂心

也。見前注。退之李花詩曰。清寒

疊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茗椀難加酒椀醇。暫時扶起藉糟人。何須忍垢不濯足。苦學梁州陰子春。

茗椀見前注。世說。江盧奴直喚人取酒。自飲一椀。老杜詩。問道暫時人。晉書。劉

伶傳。酒德頌曰。枕麴藉糟。充道不喜茗飲。無從洗濯塵昏。故以陰子春戲之。按南史。陰子春傳。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曹子建責躬詩表曰。忍垢荷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香從靈壑上發。味自白石源中生。為公喚覺荊州夢。可待南柯一夢成。

黃庭內景經曰。鼻神玉壘。字靈堅。又曰。呼吸元氣以求仙。朱鳥吐縮白石源。蓋

言舌與齒也。杜牧之詩。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滿。傳名。南柯見前注。

龍焙東風魚眼湯。箇中即是白雲鄉。更煎雙井蒼鷹爪。始耐落花春日長。

趙飛燕外傳。成帝曰。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春盡多睡。故末句云爾。王隨

詩。一聲啼鳥禁門靜。

滿池落花春日長。

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

岳陽樓即岳州城四門據圖誌經始于張燕公慶歷中滕宗諤謫守始加增飾規制宏敞

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出瞿塘灩澦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

柳子厚詩曰：萬死投荒十二年。老杜詩更憶鬢毛斑。後漢班超傳：上疏曰：臣不

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瞿塘峽灩澦堆在今夔州。灩澦即水經注所謂淫預石也。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水經注又曰：峽中有瞿塘黃龜二灘。夏水洄洑沿沂所忌。又曰：洞庭湖中有君山。湘君之所游處。曰君山。

滿川風雨獨憑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王逸注九歌曰：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

及，沒于湘水之渚。因爲夫人。按君山狀如十二螺髻。北夢瑣言曰：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過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劉禹錫詩：遙望洞庭山翠色，白雲盤裏一青螺。貫休詩：五湖大浪如銀山。

自巴陵略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不雨。至黃龍奉謁清禪師，繼而晚晴，邂逅禪客，戴道純款語作長句呈道純。

山行十日雨霑衣，暮阜峯前對落暉。

史記禹本紀曰：山行乘櫺，禮記曰：雨霑服，失容則廢。說苑曰：繡子不覺露之霑衣。暮阜即黃龍山之別峯。輿地廣記曰：在洪州武寧縣。東坡詩：放鶴亭前送落暉。

野水

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

歐陽公詩坡田邊郭白水滿又詩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

靈源大士人天眼雙塔老師諸佛機

惟清禪師自號靈源叟即雙塔

之法嗣已具贈鄭交詩注初晦堂祖心禪師得法于黃龍山惠南南死塔于山中其後心亦葬南公塔東號雙塔事具洪覺範僧寶傳山谷常參間晦堂為之塔銘其于靈源待以師友常與徐師川書曰平生所見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之右者傳燈錄靈樹如敏禪師書

一帖云人天眼中上座蓋謂雲門文偃和尚也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

白髮蒼顏重到此問君還是昔人非

歐陽公醉翁亭記曰蒼顏白髮頹然其問者太守醉也

法師物不遷論云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尙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人之謂歟

題徐氏書院

元注云德占葵魚亭故基也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娶山谷從妹

學書但學溪老鵝讀書可觀樵父歌

言不必作功名之想也山谷舊有詩云駕鵝引頸回似我胷中字右軍數能來不爲口腹事樵父歌謂負薪能談王道老杜詩夷歌是處起漁樵

紫髯將軍

不復見空餘巖桂綠婆婆

紫髯借用孫權事巖桂用淮南小山招隱事並見前注晉書殷仲文傳顧大司馬府中老槐樹而嘆曰此樹婆婆無復生意按實錄元豐五年禱以直龍圖閣節制西師與沈括等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禱

輿內侍李舜舉轉

運使李稷皆死

贈石敏若

石懋字敏若

才似謫仙惟欠酒，情如宋玉更逢秋。相看領會一談勝，注目長江天際流。

文選向秀思舊賦曰：託運遇于領會。注云：領會，冥理相會也。老杜詩：注目寒江。

倚秋閣。

題胡逸老致虛庵

藏書萬卷可教子，遺金滿籬常作災。

漢書：韋賢傳曰：賢爲丞相，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老子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能與貧

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東觀漢記：梁商四年穀貴，多有餒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贖菜錢于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主姓名。莊子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蚌胎用韋誕事見前注。

山隨宴坐圖書

出水作夜窗風雨來，觀水觀山皆得妙。更將何物污靈臺。

一作：莫將世事侵兩鬢。小庵觀靜續靈臺。太白詩：丹青畫出是君山。老杜詩：飛閣珠簾圖畫裏。王介甫詩：芭蕉一枕西窗。

兩復似當年水邊牀。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靈臺見前注。

題蓮華寺

狂卒猝起金坑西，脅從數百馬百蹄。

漢書谷永傳曰：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注：卒讀曰猝。書曰：脅從罔治。史記貨殖傳曰：牧馬二百蹄。

所過州縣不敢誰，肩輿

擄載三十妻

賈誼過秦論曰陳利兵而誰何注云問之爲誰

伍生有膽無智略謂河可馮虎可搏

退之詩臣有膽與氣史記田叔傳褚先生曰今取富人子又無智略魯論曰暴虎馮河死而無

悔者吾不與也孟子曰馮婦善搏虎

身膏白刃浮屠前此鄉父老至今憐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氏斧老杜詩到今書舊悲按漢書項籍傳曰楚人憐之至今

衝雨向萬載道中得逍遙觀託宿遂戲題

逍遙近道邊憇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諛語諧讖論

道邊見前注老杜詩平生憇息也韻書懣與悶同東都賦曰讖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曰讖美言也音讖

草萊荒蒙

藟室屋壅塵盆

漢薄吳籍傳曰草木蒙藟枝葉茂按韻書云盆塵也蒲岡反法華經云糞土塵盆穢汚不淨

僕僮偪側泌涇渭清濁混

子虛賦曰偪側泌兮注云相迫也老杜詩有偪仄行又詩濁涇清渭

何當分

題竹尊者軒

平生脊骨硬如鐵聽風聽雨隨宜說

傳燈錄巖頭云德山老人一條脊骨硬如鐵拗不折大唱教門中猶較些子法華經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王建宮詞曰聽風聽水作霓裳

百尺竿頭

放步行更向腳跟參一節

傳燈錄長沙景岑禪師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玄沙傳曰老和尚脚跟踏去地叢林裏前一段語謂之一則一節與一則同竹尊者當是竹根形

此狀如

送密老住五峯

密老蓋法昌之嗣。

我穿高安過萍鄉。七十二渡遶羊腸。

一本此下有二句云。去時攜茗春風香。歸來映稻春日長。高安屬筠州。萍鄉屬袁州。羊腸見前注。山谷書萍鄉縣廳壁曰。庭堅抗荆江。略洞庭。涉脩水。經七十二渡。出萬載來。

宜春省伯氏元明子萍鄉。按元明時爲萍鄉令。

水邊林下逢衲子。南北東西古道場。

蘇子由筠州聖壽院法堂記曰。洞庭有僧黃藥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度。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前漢書南粵。

傳曰。南北東四數千里。五峯秀出雲雨上。中有寶坊如側掌。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峽樹迎風。秀出中天。李善注。引國語曰。秀出于衆。列子曰。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寶坊見前注。老杜詩。秦川對酒平如掌。此變。

其語用之。去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

倚遇禪師三十年單丁住法昌山。法昌在洪州分寧之北。事具洪覺範僧寶傳法華經曰。佛賜戰戰賢聖諸將。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佛之財。

栽松

種竹是家風。莫嫌斗絕無來往。

僧寶傳又載南禪師至止。方栽松。南公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遇曰。臨濟道底。南公指石曰。這裏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南公曰。也知無下手處。遇卻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來。南公。

大笑曰。蒼天蒼天。漢書匈奴傳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注云。斗絕也。後漢書寶融。

山谷內集詩注卷十七

拜劉凝之畫像

弃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

陳舜俞廬山記云。劉渙字凝之。筠州人。天聖八年擢進士第。居官有直氣。不屑輒弃去。卜居落星渚。嘗乘黃轡往來廬山中。張文潛水玉堂記云。凝之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即致仕歸隱于廬山。年八十一卒。

清潁尾。見前注。寰宇記云。落星石在江州廬山東。周迴一百五十步。

高文詩。圖經云。昔有星墜水化爲石。常彭蠡灣中。俗呼爲落星灣。

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閒。

建康實錄云。殷禮與張溫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

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老

杜詩。詩卷長留天地閒。

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靜退。

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漢書揚雄解嘲曰。爰清爰靜。游禮之庭。文選。盧子諒序曰。用安靜退。

往來湖谷中。神光射

牛背。見首句注。晉書。王衍引王導共載而去曰。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追和東坡壺中九華 井序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東坡先生名曰壺中九華。并爲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湖口石已爲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爲笑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當崇寧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堅繫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詩來。石旣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矣。感歎不足。因次前韻。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暖翠空。

莊子曰。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下句謂失此石之清寒。遂覺瘴嵐暖氣浮動于太虛耳。埤蒼曰。嵐山風也。據言載趙嘏詩云。

何必青樓倚翠空。

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

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此借用其字。

能回趙壁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史記

閻相如傳。度秦王負約不償城。使從者懷其璧。從間道亡。歸璧于趙。南柯見前注。謂東坡已死。此段陳迹。遂成幻境。不可復追尋也。

賴有霜鐘難席卷。袖椎來聽響玲瓏。

晉書石勒載記曰。賴有此耳。霜鐘謂石鐘

山也。水經曰。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東坡作石鐘山記。唐李渤記曰。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自歇。山海經曰。豐山有鐘九耳。霜降則鳴。此用其字。漢書賈誼過秦論曰。有席卷天下之心。史記信陵君傳。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搗雄甘泉賦。

曰。和氏玲瓏。

罷姑熟寄元明用觴字韻

通典曰。當塗縣。即晉姑熟城。按當塗今爲太平州。

追隨富貴勞牽尾。準擬田園略濫觴。

上句言世人用力于富貴之地。如曳牛尾。徒自苦也。文選。曹子建詩。冠蓋相追隨。俗本勞或作榮。非是。太元經。勤首曰。勞。不于其鼻。于尾。弊。范望注曰。乘牛不于鼻。而于尾。

故勞弊。老杜詩。春來準擬開懷久。漢書汲黯傳。隱于田園。濫觴見前注。

本與江鷗成保社。聊隨海燕度炎涼。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保社謂保伍同社。傳燈錄。興化存獎禪師傳。克賓曰。我不入汝保社。海燕

以言去來無定。梁吳均詠燕詩曰。一燕海上來。一燕高堂息。老杜雙燕詩。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

未栽姑熟桃李徑。卻入江西鴻鴈行。別後常同千里月。書來莫寄

九回腸。江西謂洪州山谷鄉里。謝莊月賦。隔千里。今共明月。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回。

次蘇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追懷太子瞻

元豐二年。東坡自黃移汝。往筠州見子由。過江州。道士胡洞微。示以太白詩石本。蓋其師卓珣之所

刻。因和其韻。且云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

不見兩謫仙。長懷倚脩竹。唐書李白傳。賀知章歎曰。子謫仙人也。兩謫仙謂蘇李。老杜詩。日暮倚脩竹。南史云。會稽山有人姓蔡。不知名。時人謂之謫仙。行遶紫極宮。明珠得盈掬。老杜詩。道

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禮記曰。受珠玉者以掬。詩曰。不盈一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老杜無李白消息詩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離騷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莊

子曰。受命于地。惟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于天。惟舜獨也。禮記檀弓。趙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正山谷跋東坡和陶詩云。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亦此意也。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禮記檀弓。趙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抱被入直樂天詩。宮曹。砥柱閱頽波。不疑更何卜。劉禹錫詩。世道劇頽波。我心如砥柱。其詳見前注。詩意謂蘇李介持自信也。按

冷似水。誰肯來同宿。楚辭。屈原卜居曰。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詹尹謝曰。用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詩

用其意。左傳鬪廉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詩用其語。王維歸山歌亦云。聊解印分相從。何詹尹兮可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

復。草木秋。見前注。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唐人詩。梧桐葉落滿庭陰。古詩云。一葉落知天下秋。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山谷作發願文。戒酒肉。蓋元豐甲子歲。至宗寧壬午。

幾二十年。行葦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注云。大斗長三尺。正義謂從大器。挹之于尊。用此勺。隋書天文志曰。天市垣斗五星。在宦者南。仰則天下斗斛不平。割則歲穰。此借用以言挹酒而注之。則常覆斗久不飲。故斗不覆也。因之酌蘇

李蟹肥社醕熟。別本注云。予以病不能食。暫開酒肉。故云。○文選。江文通擬休上人云。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林逋詩。水蕖初落。蟹蟹肥。李商隱詩。旗高社酒香。按世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山谷此詩。原

有跋云。子瞻詩所記胡道士玉芝。一名瓊田草者。俗號其葉爲唐婆鏡。葉底開花。故號蓋天花。以子攷之。其實本草之鬼臼也。歲生一白。如黃精而堅瘦。滿十二歲可爲藥。就土中生根。取一白。勿令大本知也。煮麴如饅饊皮裏。一白吞之。數日不飢。啗三白。可辟穀也。黃龍山老僧多采而斷食。令人體肥而神王。今方家所用鬼臼。乃鬼燈檠耳。如蜀人用鬼箭。但用一草根。不知何物也。鎮陽趙州開道旁叢生三羽者。真鬼箭俗醫用藥如此。而貴古方不治病。可勝歎哉。因論玉芝。故并記之。以遺胡道士。道士胡君洞微。卓君玘之弟子。卓君之時。欲崇飾宮觀。而俗緣薄。規模甚遠。而不成。就及胡君而宮殿崇成。便齋曲房。松竹蒼蔚。觀其軒窗開塞。宜冬而慳。夏智慮通物者也。又好文多藝。能治賓客。其至者忘歸。此東坡先生所以每至而留連者歟。

瓊芝軒

卓僊在時養瓊芝。深根固蒂活人命。憧憧來問此何草。但告渠是唐婆鏡。

老子云。深根固蒂。易咸卦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王弼云。憧憧往來不

絕貌。詩意謂俗人聞此草。能使人長生。未必信之。但以凡草告之可也。

龜殼軒

紫極宮中三百楹。道人獨藏一神屋。開軒納息星月明。時有白雲來伴宿。

本草龜殼一名神屋。史記龜策傳曰龜能行氣導引。太白紫極宮詩曰白雲南

山來。就我簷下宿。退之

詩。月明伴宿玉堂空。

秋聲軒

誰居空閒扇囊籥。情與無情並時作。

莊子曰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傍。儻執噓吸是。執居無事而披拂是。老子曰天是聲地之閒其猶囊籥乎。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法界觀頌曰情與無情共一體。

皆自根極來。更莫辛勤問南郭。

傳燈錄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以此詩用其意。莊子繕性篇曰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大宗師篇真人之息以踵。郭象注曰乃在根本

中來。齊物論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顏成子游立侍乎前。子綦曰汝聞人籥而未聞地籥。汝聞地籥而未聞天籥。夫子游曰敢問其方云云。

戲效禪月作遠公詠

井序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

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

禪月師名貫休。其詩見于集中。陳舜俞廬山記曰遠師送陶元亮。陸脩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蓋起于此。

邀陶淵明把酒梳。過陸脩靜送虎溪。曾次九流清似鏡。人閒萬事醉如泥。

陳舜俞廬山記曰。簡寂觀宋陸先生之隱居也。隱居名脩靜。明帝召至闕。設崇

虛館通仙堂以待之。仍會儒釋之士。講道于莊嚴佛寺。九流見前注。東坡詩曰。道人胸中水鏡清。後漢周澤時人語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跋子瞻和陶詩

東坡和陶淵明詩。凡一百有九篇。追和古人。自東坡始。

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東坡知揚州。初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歸田園居以下。皆謫惠州後所作。東坡以紹聖元年安置惠州。時章惇爲宰相。老杜歌曰。但使殘

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彭澤千載人。東坡白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唐人張旭有帖云。賀八清鑒。風流千載人也。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蘧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山谷作王持字說曰。世無千歲之人。安得千歲之士。蓋其德可以經盛衰云耳。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子由作和陶集序。未足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

題李亮功戴嵩牛圖

張彥遠名畫記。載戴嵩事曰。韓晉公滉之鎮浙右。署爲巡官。師晉公之畫。不及他物。惟善水牛而已。田家川原。亦有意思。李亮功名公寅。

韓生得肥馬。立仗有輝光。

老杜丹青引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驕驕氣影喪。立仗馬見前注。文選阮嗣宗詩。灼灼有輝光。

戴老作瘦牛。平生千頃荒。

韓生作富貴想。戴老作田野觀。言胸懷異趣也。

穀棘告主人。實已盡筋力。

孟子注曰。穀棘牛當到死地。慮恐貌。老杜病馬詩。塵中老盡力。蓋用田子方事。筋力見曲禮。

乞我一牧童。林閒聽橫

笛。南史陶弘景傳。梁武帝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豈有可致之理。此詩頗采其意。山谷于時正以軒冕爲累也。

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

今人常恨古人少。今得見之誰謂無。南史張融傳。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晉書王衍傳。王戎曰。當從古人中求耳。漢書劉平傳。嘗聞烈士乃今見之。欲學淵明歸作

賦。先煩摩詰畫成圖。陶淵明集。有歸去來辭序云。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唐書王維傳。維字摩詰。別墅在輞川。地奇勝。畫斷曰。王維畫輞川圖。山谷盤鬱。雲水飛動。小池已築

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齊民要術。載陶朱公養魚經曰。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鱣子。鯉魚二十頭。牡鯉魚四頭。內池中。魚在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其詳已見前注。左思蜀都賦曰。瓜疇芋區。汜勝之書曰。種芋區

方深皆三尺。朝市山林俱有累。不居京洛不江湖。世傳退之與大顛書云。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

次韻徐仲車喜董元達訪之作南郭篇四韻。徐積字仲車。見前注。元達名遠。

董侯從軍來。意望名不朽。江繁詩。從軍有苦樂。不朽見前注。歎門拜徐公。在德不在酒。魏志徐邈傳。虛飲著書稱邈曰。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退之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有竹門可歎。

左傳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此用其語律。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粲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令篇。老杜詩。陶潛避俗翁。衰如充耳。鄭氏注曰。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仲車有此疾。故以爲戲。粲

然見前注。

次韻仲車爲元達置酒四韻

射陽三萬家。莫貴徐公門。

楚州山陽縣。本漢射陽縣地。仲車家于楚。故云。

誰能拜牀前。況乃共酒尊。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

惟此酒中趣。難

爲醒者論。

晉書孟嘉傳。桓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漢書司馬遷傳。曰。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陶淵明詩。但得酒中趣。勿與醒者傳。山谷豈體此耶。

盜臥月皎皎。雞鳴雨昏昏。

明月皎然。

盜所畏忌。此古人所以自晦于酒。世閒萬事。付之一醉。而胸中了了。自有常度。如雞鳴之不爲風雨所廢也。然雞鳴雨中。其聲往往難辨。亦因以戲仲車之雙。東坡和仲車詩。蓋云。蒼蠅莫亂遠雞聲。世上誰如公覺早。文選潘安仁詩。皎皎窗中月。鄭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退之詩。海氣昏昏水拍天。

次韻仲車因婁行父見寄之什

前朝老諸生。大半正邱首。

仲車與山谷同登治平四年第。于時同年生零落大半矣。檀弓曰。狐死正邱首仁也。

投荒萬里歸。煩公問健否。

柳子厚詩。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往時望江宰。今爲夏津吏。

望江屬舒州。夏津屬北京。樂天有立碑詩曰。我聞望江縣。勸令撫惻癡。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當是借用此事。以言婁君之循良。或嘗爲此縣也。

他日可教之。玉音尙

無棄。謂靈君有受道之質。欲仲車教之也。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願賜問而進兮。得
尙君之玉音。注引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武昌松風閣 武昌今
鄂州縣。

依山築閣見平川。夜闌箕斗插屋椽。我來名之意適然。老松魁梧數百年。斧斤所赦今參天。風鳴鳩皇五

十絃。洗耳不須菩薩泉。魁梧。參天。並見前注。禮圖曰。庖犧氏作瑟五十絃。此云鳩皇未詳。東坡聽琴詩曰。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
從前箏笛耳。又菩薩泉銘序曰。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于嵌竇。閉色白而甘。號曰菩薩泉。

建昌李常謂余。豈昔阿育王所鑄文殊金
像之所在乎。金像事見陳舜俞廬山記。

嘉二三子甚好賢。力貧買酒醉此筵。夜雨鳴廊到曉懸。相看不歸臥僧

甕。泉枯石燥復潺湲。山川光輝爲我妍。野僧早飢不能饘。曉見寒谿歎炊煙。二三子見魯論。東坡詩。嘉我二三子。
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寰宇記曰。樊

山在鄂州武昌縣西。山東十步有岡。岡中有寒溪。張舜民南
遷錄曰。寒溪卽元次山故居。王介甫詩。暝煙孤起隔林炊。東坡道人已沈泉。張侯何時到眼前。東坡謫黃州時。多往來武
昌溪山間。建中靖國元年。

還自海外。七月致于常州。東都賦曰。沈珠于泉。此借用。張侯謂文潛。崇寧元年七月。言者謂文潛知潁州曰。聞
蘇軾卒。飯僧縞素而哭。遂自管勾亳州明道宮。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老杜詩。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釣臺驚濤可晝眠。

怡亭看篆蛟龍纏。元次山樊上漫歌曰。叢石橫大江。人言是釣臺。按水經。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孫權嘗極飲其上。歐公集
古錄跋曰。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老杜觀薛稷書畫壁詩。

曰鬱鬱三大字。

蛟龍岌相纏。

安得此身脫拘攣。舟載諸友長周旋。

漢書鄒陽上書曰能越拘攣之見超域外之議退之詩擊拘屈吾身魏晉間多以交遊為周旋又蜀志後主傳注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

康成閒又世說曰郝嘉賓開庫

得錢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

次韻文潛

武昌赤壁弔周郎寒溪西山尋漫浪。

吳志周瑜傳吳中皆呼為周郎建安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孫權遣瑜等與劉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黃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曹公軍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大敗按赤

壁山在今鄂州蒲圻縣而山谷所引蓋指黃州赤壁與武昌對岸者東坡題赤壁賦後所謂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石色如丹即此地也元次山自釋曰將家瀟灑乃自稱浪士及有官時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蒙呼爲漫郎及家變上漫遂顯焉又曰以近文多漫浪之稱故設之以自釋

忽聞天上故人來呼船凌江不待餉。

老杜詩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退之詩遂凌大江極東陔按孔稚圭大雷舉帆詩云凌江及濤涌挂帆追風翻

我瞻高明少吐

氣君亦歡喜失微恙。

後漢孔融傳李膺曰高明祖父與僕有舊乎東都賦曰咸含和而吐氣老杜春陵行序曰萬姓吐氣又詩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文潛時有未疾故云微恙

年來鬼祟覆三豪詞林

根柢頗搖蕩。

三豪當是東坡先生及范淳夫秦少游于時皆死矣蘇與秦山谷之師友范蓋修史時同僚老杜八哀詩曰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莊子曰搖蕩人心

天生大材竟何用只與千古拜

圖像

太白詩天生我材必有用此反而言之老杜詩古來材大難爲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曰敷化一時餘烈千古退之孔子廟碑曰像圖孔肖

張侯文章殊不病歷險心膽原自壯

言其文章無衰茶之

氣家語曰。歷險致遠。馬力盡矣。魏武帝樂府歌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老杜詩。天原自白。汀洲鴻鴈未安巢。風雪鴈戶當寒向。有人出手辦茲事。正可隱几窮

詣安。鴻鴈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孟子曰。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鴈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意謂敵虜射掩之初。安民修政自

有廟堂諸人。身任此責。吾曹但當學道山林爾。七月詩云。塞向墜戶。傳燈錄。雲廣答藥山曰。與和尚共出隻手。圓覺經曰。于諸妄心。亦不息滅。經行東坡眠食地。拂拭寶墨生楚愴。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晉書

鄒超傳曰。大損民食。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序曰。撰文懷人。感往增愴。世說注。婦人集。載阮氏與許允書。詞甚酸楚。元豐二年。東坡謫居黃州。放浪溪山間。凡所遊覽。見於賦詠。人皆刻之石。東坡集中俱載之。今不復錄出。山谷作是詩時。文潛亦謫于此。故有經行東坡眠食

地之句。文潛聞東坡之喪。縞素而哭。拂拭寶墨。得無生楚愴耶。此兩句非獨盡文潛之方寸。又見其師友戀慕。片言隻字。不敢頃刻忘也。水清石見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密藏。水清石見。具前注。圓覺經曰。爲諸苦

薩。開秘密藏。詩意謂賢愚邪正。久而自明。自古皆然。非世俗所知也。涅槃經曰。愚人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西清詩話。載杜少陵詩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詩。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

和文潛舟中所題

舊本題云。乘武昌小舟。過黃岡木門間。觀張文潛次韻。和。李。文舉詩是。日冒大風。刺舟對赤鼻磯。而渡江。亦次文舉韻。

雪橫疑有路。天遠欲無門。謂文潛初在朝路。疑若自致青雲。然竟流落。望君門而不可入也。老杜詩。雲橫雒尾高。文潛。沈休文詩。惟使雲路通。楚辭。九歌曰。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招魂曰。虎豹九關。啄害下人。注。謂天門九重。虎

豹啄害。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也。信矣江山美。懷哉譴逐魂。王粲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譴逐魂。借用屈原事。以言東坡謫黃州。王逸楚辭章句曰。宋玉憐屈原。忠而斥棄。魂魄放佚。故作招魂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

哉。

長波空漉記。佳句洗眇昏。誰奈離愁得。村醪或可尊。

漢書揚雄傳。反離騷曰。因江潭而漉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注云。漉往也。音于放反。退之詩。皇甫作詩止睡昏。又詩。兩目眇昏頭雪白。

玉篇。眇音充支。切。目傷昏也。

題君子泉

雲夢澤南君子泉。水無名字託人賢。兩蘇翰墨相爲重。未刻他山世已傳。

雲夢澤南謂黃州。杜牧之詩曰。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黃州通判孟震亨之。

朝中謂爲孟君子。公字中有泉出甚清。東坡因以名泉。子由爲之記。東坡在常州。有詩曰。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宿黃州觀音院鐘樓上

鐘鳴山川曉。露下星斗濕。老夫梳白頭。潘何壘篋集。

老杜詩。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張文潛集中。有同潘何小酌詩。潘當是邠老。邠老名大臨。本閩人。後家于黃。文潛嘗爲集序。

何當是斯舉。斯舉名頴之。黃岡人。山谷嘗與書。取色斯舉矣。爲之字。事見曾慥詩選。詩曰。伯氏吹壘。仲氏吹篋。

謝何十三送蟹

山谷出峽後。以病故。頗開葷酒之戒。

形模雖入婦女笑，風味可解壯士顏。彌明石鼎聯句曰：形模婦女笑。列子曰：老商始一解顏而笑。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退之毛穎傳曰：

案其族而加束縛焉。羅研論蜀亂束縛之使。句有三老杜詩：雲山已發與玉佩，仍當歌。

又借答送蟹韻并戲小何 三首皆見脩水集，今附于此。

草泥本自行郭索，玉人爲開桃李顏。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輪。按太元經：銳首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范望注云：郭索多足貌。李太白詩：松柏本孤直，雖爲桃李顏。恐似

曹瞞說雞肋，不比東阿舉肉山。魏志武帝紀云：帝小字阿瞞。後漢楊修傳：曹操平漢中，出教惟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文選：曹植子建與吳李重書曰：願舉太

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按魏志植傳：徙封東阿王。

代二螯解嘲

仙儒昔日卷龜殼，蛤蜊自可洗愁顏。淮南子曰：虛放遊乎北海，至蒙穀之上，見處士者，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放與之語。處士

甚不比二螯風味好，那堪把酒對西山。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退之詩：我來無一事，把酒對南山。此言西山謂武昌。

又借前韻見意

招潮瘦惡無永味。海鏡纖毫只強顏。想見霜臍當大嚼。夢回雪壓摩圍山。

海物異名。記曰：蟹之小者，每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名招潮子。文選：郭景純江

賦曰：玉珧，海月。土肉，石華。注：引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中食。曹子建書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此詩末句，謂往在黔南雪中睡起時，嘗作霜蟹之想，如昔人思尊鱸也。

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絕句

眇然今日望歐梅，已發黃州首更回。試問淮南風月主，新年桃李爲誰開。

王羲之帖云：當今人物眇然。山谷此詩在黃州所作，蓋東坡舊謫之地。東坡舉

進士時，歐陽文忠公梅聖俞愛其文，置之異等。後在黃州，嘗有帖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引用以屬文潛。老杜詩：西江首獨回。樂天詩：村杏野桃繁似雪，行人不醉爲誰開。

誰憐舊日青錢選，不立春風玉筍班。

唐書張薦傳：祖籍能文，員半千稱薦。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文：舊爲起居舍人。鄭谷九日寄張起居詩：渾無酒泛金英菊。謾道官居玉筍班。按北夢瑣

言曰：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又外郎班清緊不雜，亦號玉筍班者也。

傳得黃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

黃州句法，亦謂東坡。老杜詩：佳句法如何。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郾堂特高古風教

樹降旗，謂退之谿堂詩也。又孫樵與王霖書曰：誠謂足下怪于文，方舉降旗。且大誇朋從開退之元和聖德頌曰：降幡夜豎，杜牧之詩：擬把一麾江海去。

江山也似隨春動。花柳真成觸眼新。清濁盡須歸甕蟻。吉凶更莫問波臣。

老杜詩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清濁酒用徐敬亭見前注。屈原卜居曰。往見

太卜詹尹。詹尹乃端策拂龜。屈元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莊子曰。周顯視車轍中有鱗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此借用以言龜。蓋莊子又載宋元君夢龜爲清江使。故爾。

再次前韻

春工調物似鹽梅。一一根中生意回。風日安排催歲換。丹青次第與花開。

鹽梅見書說命。晉書殷仲文傳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樂天詩。百果參雜種千

枝次
第開

久狎漁樵作往還。曉風宮殿夢催班。鄰娃似與春爭道。酥滴花枝綵剪幡。

老杜詩。萬里狎漁漁。又詩。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文選。顏延年詩。萬古陳往

還。史記荆軻傳。魯勾踐與荆軻傳爭道。又漢書吳王濞傳。吳太子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此借用猶言爭勝也。元絳春帖子詞曰。幡字玲瓏玉花房。點滴酥纒輸林。志立春賜鑊銀飾綵勝之物。

酒有全功筆有神。可將心付白頭新。春盤一任人爭席。莫道前銜是近臣。

樂天詩曰。滿滿樽中酒。有功不自伐。文選。阮元瑜書曰。喜得全功。老杜詩。下筆

如有神。又詩。春日春盤細生菜。爭席見前注。樂天詩。十年不改舊官銜。老杜詩。宜居漢近臣。

山谷內集詩注卷十八

夢中和觴字韻并序

崇寧二年正月己丑夢東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間予誦寄元明觴字韻詩數篇東坡笑曰公詩

更進于曩時因和予一篇語意清奇予擊節賞歎東坡亦自喜于九曲嶺道中連誦數過遂得之

天教兄弟各異方不使新年對舉觴退之途李正字序曰得燕而舉一觴此天也非人力也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曰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又劉琨書云時復相與舉觴對膝作雲作雨手翻

覆得馬失馬心清涼老杜詩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淮南子曰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

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入塞丁壯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仙人過末曲曰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何處胡椒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唐書元載傳籍

其家胡椒至八百石樂府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蓋言其首飾之盛爾而白樂天酬牛思黯戲贈詩有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之句注言思黯之妓頗多與樂府意異云

擊可曳尾三沐三齋取剝腸晉書謝鯤傳或問論者以君方庚亮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曳尾見前注齊語曰莊公束縛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還比至三沐三浴之桓公親逆

之于郊注云以香塗身曰麁亦或謂蒸此借用以言墮于世網也按史記龜策傳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漁者豫且得之元王刑白雉驅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史以刀剝之橫其腹莊子曰神龜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策而不能避剝腸之患

次韻吳可權題餘干縣白雲亭

餘干今隸饒州。

曩誰築孤亭，勝日有感遇。永懷劉隨州，因榜白雲句。遺老不能談，歲月忽成屢。綠陰斤斧盡，華屋風雨仆。

勝日見衛玠傳。具前注文選。江淹擬盧諶詩曰：羈旅去舊鄉，感遇喻琴瑟。唐書陳子昂傳：為感遇詩三十八章。文選：陸機辨亡論曰：招攬遺老。唐人劉長卿字文房，嘗為隨州刺史。其集中有同姜潛題裴式微餘干東齋詩八韻。其首章四句云：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

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曹子建詩：生吞華屋塵，零落歸山邱。

吳侯七閩英，宰縣有真趣。

七閩見前注，謂福建也。退之詩：出宰山水縣，選詩悠悠蘊真趣。

絃歌解民慍，根節去吏蠹。魯論曰：子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注云：子游為武城宰。帝王世絕曰：舜彈五絃琴，歌南風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退之鄆州溪堂詩曰：孰為邦，整節根之蠹。又祭馬總文曰：去其蠹蠹。材收佛宮餘，工有子來助。

續始勿亟。

庶民。子來。厦成燕雀賀，水滿鳧鴈羣。
淮南子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文選：沈休文詩曰：白水滿春塘，旅鴈每週翔。劉公幹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曹子建七啟曰：翔爾鴻羣，灑然鳧沒。

笑佳客聚。老杜宴歷下亭詩曰：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雲興碧山留，雲散清江去。斯須成蒼狗，皆道不如故。雲之或留或去，其狀如山與江也。老杜詩：天上浮雲似白

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樂府曰：持鎌來比素，新人不如故。至人觀萬物，誰有安立處。萬物虛幻，皆如浮雲之無根也。傳燈錄：天台語曰：至人以是獨照，能為萬物之主。圓覺經曰：見聞覺知無處安立。

寄語吳令

君但遣糟牀注。老杜詩：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

次韻廖明略同吳明府白雲亭宴集

廖正一字明略安陸人元祐中召試館職東坡大奇之俄除正字紹聖初貶信州玉山監稅有詩文集白雲亭在饒州餘干縣

江靜明花竹山空響管絃

謝朓詩澄江淨如練老杜詩山屏花竹幽後漢書皇甫規等贊曰谷靜山空古樂府孔稚圭白紵歌曰山虛弓響徹漢書曰鐘鼓管絃之音未衰

風生學士塵雲繞令

君筵

學士謂廖明略令君謂吳明府太白詩水間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又云作詩掉我驚魂與白雲繞筆窗前飛

百越餘生聚三吳遠接連

輿地記曰饒州餘干縣即干越之地漢書賈誼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地理志

臣瓚注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通典曰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退之詩周楚仍連接老杜詩野水春來更接連

庖霜刀落鱸執玉酒明船

上句舊作鱸鮑刀落雪韓

孟城南聯句曰庖霜鱸鮑曲禮曰執玉不趨船謂玉酒船老杜詩月朗自明船此借用

葉縣飛來烏壺公謫處天

上句以屬吳下句以屬廖選詩王喬飛鳧烏按後漢王喬傳顯宗世爲葉令每月朔誓白縣詣臺帝令太史伺望之

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羅焉則所賜尙書官屬履也又會長房傳曰市中

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翁乃與長房俱入壺中唯見玉堂麗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太白詩壺中別有日月天

短更成妍

漢書蓋寬饒曰毋多酌我左大冲吳都賦云鄱陽暴謔蓋取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之意鄱陽今饒州陶岳零陵記曰長沙王發于上前自爲短舞人笑其拙選詩日皎潔不成妍

唯我孤登覽觀詩未究

宜空餘五字賞文似兩京然

謂觀明略詩未能究景物之詳然歎賞其五字律如兩漢蘇李曹到之作也漢書儒林傳序曰小吏淺聞未能究宜後漢書張衡傳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

醫是

肱三折官當歲九遷

肱三折見前注言經憂患之多退之上張僕射書曰一歲九遷其官

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

老杜詩勳業頻看鏡又詩衰白已光輝

病來十日不舉酒二首

病來十日不舉酒。回旋青春與後生。滿袖東風愜人意。見君詩與字俱清。

王羲之帖云。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同施蓋用佛家語。楊凝

式詩。無限歡娛榮樂事。一時回施少年人。劉禹錫詩。分付鶯花與後生。老杜詩。幽意忽不慳。

病來十日不舉酒。獨臥南牀春草生。承君折送袁家紫。令我興發郎官清。

南史。謝惠連族兄靈運。嘗于永嘉西堂思詩。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袁

家紫當是牡丹名。郎官清蓋酒名。國史補云。酒則京城之郎官清。

題小景扇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卻。春日偏能惹恨長。

文選古詩。青青河畔草。太白詩。柳色黃金嫩。

鄂州南樓書事四首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莊子曰。爲之四顧。爲之躊躇。常建詩。山光悅鳥性。退之詩。曲江荷花蓋十里。太

平廣記。鬼詩。明月清風。良宵會

同。歐陽公詩。惟有清秋一味涼。

畫閣傳觴容十客。透風透月兩明軒。南樓槃礴三百尺。天上雲居不足言。

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江南謠曰。天上雲居。地上歸宗。蓋雲居在山之絕頂。奮屬洪州。今屬南康軍。

勢壓湖南可長雄。胸吞雲夢略從容。北船未嘗覩巨麗。複閣重樓天際逢。

見前注。子虛賦曰。君未覩夫巨麗也。文選。景福殿賦曰。複閣重闌。謝朓詩。天際識歸舟。

武昌參佐幕中畫。我亦來追六月涼。老子平生殊不淺。諸君小住對胡牀。

宣遠詩曰。婉婉幕中畫。後漢仲長統傳曰。濯清水。追涼風。老杜詩。憶昔好追涼。故逸池邊樹。

南樓畫閣觀方公悅二小詩戲次韻

十年華屋網珠塵。大旆重來一日新。五鳳樓前脩造手。箇中餘刃亦精神。

意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臂繩樞草舍。吾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莊子曰。恢恢然其于游刃必有餘地者矣。

文選。郭璞江賦曰。荆門閼竦而盤礴。李善注云。廣大貌。退之詩。火燒水轉掃地。

前漢鮑宣傳曰。上黨少彘。俊。易。長雄。退之祭鱸魚文。亦曰。爭爲長雄。傅吞雲夢。

武昌蓋用庾亮事。見前注。世說注。劉弘謂陶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文選。謝

華屋見前注。張協雜詩曰。蜘蛛網四屋。楊文公談苑曰。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

重山復水繞深幽。不見高賢獨倚樓。手拂壁間留恨句。凌波微步有人愁。

老杜詩不見高人王右丞。又詩行藏獨倚樓。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

太白樂府云。有人樓上愁。

庭堅以去歲九月至鄂登南樓歎其制作之美成長句久欲寄遠因循至今書呈公悅

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

老杜詩閬州城南天下稀

高明廣深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閣

左傳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筆談載虛宗回慈恩塔

詩曰百二山河表裏

雪筵披襟夏簟寒。曾吞雲夢何足言

言冬暖而夏涼也。雪筵用文選謝惠連雪賦意。宋玉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江文通別賦曰夏簟清兮畫不暮。漢書

司馬相如傳曰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帶芥。

庾公風流冷似鐵。誰其繼之方公悅

晉書庾亮傳在武昌諸佐史乘秋夜共登南樓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

林談詠老杜詩布袋多年冷似鐵。左傳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公悅名澤

養鬪雞

崢嶸已介季氏甲。更以黃金飾兩戈

左傳曰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注云搆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腴沙播之爲介雞。韓孟鬪雞聯句曰崢嶸頓盛氣洗刷凝鮮彩既取冠爲冑復以距爲鐵

雖有英心甘鬪死其如紀潛木雞何

韓孟鬪雞聯句曰英心甘鬪死義肉晚施宰列子曰紀潛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

曰雞矣雞雖有鳴者已無鬪矣望之

似未雞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顏徒貧樂齋二首

顏徒姓黃名友顏侍御史昭之第三子山谷有手帖敘宗盟之好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

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云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淵明歸去來詞審容膝之易安

四旁無

給侍百衲自纏裹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四旁兩夾窗維摩經曰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涅槃經佛告文殊汝已朽邁當須使人云何方欲爲我給侍樂天詩百衲頭陀任運僧

論事直

如絃觀書曲肱臥

後漢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曲肱見魯論

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

飢而乞食如陶淵明之徒不害其真也淵明有乞食詩曰飢來驅我

去不知竟何之列子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子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小山作友朋義重子與桑

盧全詩草石是親情此句頗采其意莊子曰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妝

王洙亂驢序曰善鳥香草

以配忠貞樂天詩綠桂爲佳客紅蕉當美

鳥鳥窺凍硯星月入幽房

左傳曰鳥鳥之聲樂鄭谷燕詩曰問几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文選陸機詩安寢北堂下明月入我牖潘安仁哀

永逝文曰。撫窗觀兮。訣幽房。退之詩。幽房無入感。蚺蟻。此借用。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舊唐書韓愈傳。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老杜詩。長歌激屋梁。按列子曰。韓娥東之齊。價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此借用。以言能做貧賤也。楚詞九歌曰。臨風悅兮。浩歌。宋玉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月初出照屋梁。

和涼軒二首

打荷看急雨。吞月任行雲。夜半蚊雷起。西風爲解紛。梁元帝與武陵王書。聚蚊成雷。史記滑稽傳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茗椀夢中覺。荷花鏡裏香。涼生只當處。暑退亦無方。退之詩。平鋪紅蕖蓋。明鏡楞嚴經曰。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維摩經曰。來者無所從來。云者無所至。易曰。神無方。易無體。

題默軒和遵老

平生三業淨。在俗亦超然。佛事一盂飯。橫眠不學禪。攝論云。菩薩戒。以身口意三業爲體。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傳燈錄。大安禪師傳曰。安在瀉山三十年。喫瀉山飯。不學瀉山禪。慈明

和尚因事頌曰。時來開鉢。展巾單。飯了收盂。困即眠。松風佳客共。茶夢小僧圓。傳燈錄。瀉山謂仰山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鼎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于鶻子。原夢或作圓夢。按

南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云云。漫續山家頌。非詩莫浪傳。老杜詩。將詩莫浪傳。

次韻文安國紀夢

蘇子由。樂城後集第一卷。亦載此詩。但更其題云。贈姚道人。當細考之。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

法喜見前注。

夜久金莖添沆瀣。室虛壁月映琉璃。

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擗雙立之金莖。楚辭曰。餐六氣。

而飲沆瀣兮。激正陽而食朝霞。大人賦注云。北方夜半氣也。室虛及壁月。並見前注。楞嚴經曰。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平等。

遠來醉俠忽忽去。近出詩仙句句奇。

獨怪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欷。

醉俠詩仙。似指呂洞賓。後漢郭泰傳。嘗行遇雨巾一角墊。老杜詩。數語敬紗帽。

寄賀方回

賀鑄字方回。少爲武吏。換文資。善長短句。

少遊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盃。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

秦少游好事近曲曰。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賀方回青玉案曲曰。彩筆新

題斷腸句。兩曲皆知名于世。時少游已死矣。

文安國挽詞二首

文勳字安國。

七閩家舉子。百粵海還珠。

七閩百粵。皆見前注。魏志鄭渾傳。遷邵陵令。民生子率皆不舉。渾重去子之法。民畏罪無不舉。贈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後漢書孟嘗傳。遷合浦太守。海出珠寶。先時宰守貪穢。珠遂潛徙交趾。嘗到官革易。

前弊曾未論。莊子曰所以窮年也。此借用。漢書主 去珠復還。往日推忠厚。窮年領轉輸。父僮傳曰。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 一牀遺杖屨。萬事委錙銖。遺杖屨言其但有虛座。曲禮曰。君子

欠伸。撰杖屨。委錙銖。言輕視之也。禮記儒行曰。雖分國如錙銖。注云。言君分國以錙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十釐曰銖。案說文錙六銖也。宜以爲正。豈有蒼茫恨。歸巢未拮据。退之獨孤中哀詞曰。衆萬之生。誰非天耶。胡

喜厚其所薄。而常不足于賢耶。柳蒼茫無端。而暫寓于其間耶。此引用以言安國樂天命。不復恨造物之渺茫。所遺憾者。獨未有家。爲終焉之計。爾鴟鴞詩曰。予手拮据。予所拮据。予所蓄租。予日卒堵。予未有室家。注云。拮据。拮据也。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

平生翰墨學。空走使臣車。安國善小篆。詩曰。皇 隍令能蒼史。歸公好古書。元次山陽華嚴銘序曰。江華縣大夫盟令問。兼篆籀。併依石經刊之法書苑曰。古文篆者黃

帝史蒼頡所作。退之科斗書後記曰。愈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按歸公名登。唐書有傳。秦山刊日月。周鼓頌畋漁。按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刻石泰山。及琅邪臺。二十九年。刻石之罘。三十七年。刻石會稽。皆全斯

篆。石鼓舊在鳳翔府孔子廟。世傳以爲周宣王鼓。其詞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鱣與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易繫詞曰。以佃以漁。不見龍蛇筆。新乾研滴蜍。龍蛇筆。見前注。西京雜記。廣

蝾一枚。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盛書滴。

鄂州節推陳榮緒惠示沿檄崇陽道中六詩老懶不能追韻輒自取韻奉和

頭陀寺

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頭陀義見前注。退之詩梯空上秋晏。城中望金碧，雲外僧纖纖。魯宗道詩殿古寒爐空，流塵暗金碧。前人詩云頭陀雲外僧氣多，纖纖見前注。人亡經

禪盡，屋破龍象泣。

荀子曰其器存其人亡。文選陸機演連珠云道繫于神，人亡則滅。圭峯禪師禪原集序曰經是佛語，禪是佛意。退之詩破屋數間而已矣。智度論云龍象言其力大，龍水行中力大象，陸行中力大維摩經云龍象蹴踏非羸

所堪，今以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傳燈錄塗摩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老杜山寺詩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惟有簡栖碑，文字歸然立。文選有王簡栖頭陀寺碑，注引性氏英賢錄曰王中字簡栖碑在鄂州。云齊國錄事參軍瑗

邪，王中製。文選王文考，靈光殿賦序曰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燼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李善注云巋然高大堅固，貌音期軌切。

道中聞松聲

蟠空作風雨，發地鳴鼓吹。老杜四松詩曰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後漢公孫瓚傳曰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于地中。東坡殘臘獨出詩云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以松聲爲鼓吹，非得幽隱之趣者，果能道此耶。日晴

四無人聲在高林際。退之履霜操曰四無人聲，誰與兒語。歐陽公秋聲賦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意蓋類此。伊優兒女語，蹇淺市井議。言二者皆不足聽。伊優見前注。退之詩昵昵兒女語，莊子曰弊

精神于蹇淺。揚子曰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張平子西京賦曰街談巷議。我欲抱七絃，寫此以卒歲。琴有風入松曲。文選稽康書抱琴行吟，弋釣草野。歐陽公詩攜琴寫幽泉，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中秋山行懷子興節判

俗物常堪塞令人眼生白

俗物見前注。退之南山詩曰：堪塞生恁愁。晉書阮籍傳：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莊子曰：虛室生白。此借用。

永懷洛陽人談詩論畫壁

洛陽當是榮緒

鄉里賈誼傳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

青山吐秋月阻作南樓客

老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鄂州有南樓。蓋因庾亮故事。

但歌靡盬詩賞此無瑕璧

北山詩序曰：已勞于從事不得養其

父母。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南史：陳後主沈后附傳曰：其玉樹後庭花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枝朝朝新。史記：蘭相如傳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此反而用之。以言月也。

再登蓮落嶺懷君澤知錄

邑下羹不和幕中往調護

左傳曰：和如羹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漢書張良傳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紛爭非士則各使捐細故

退之詩：初喧或紛爭。中靜雜嘲戲。郭

有道作陳太邱碑曰：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老杜詩：深衷見士則。又云：記憶細故。非高賢。按漢書匈奴傳：文帝詔曰：皆捐細故。俱蹈大道。

頗憶郝參軍能令公喜怒

晉書郝超傳：桓溫辟王珣爲主簿。超爲參軍。荆人語曰：髻參軍。短主

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此引用以指君澤。

應知鞅掌車歷盡崔嵬路

北山詩曰：或樓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傳云：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負荷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卷耳詩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崇陽道中

崇陽縣。隸鄂州。

張公少爲令愍俗有遺書

張詠字復之。嘗爲崇陽令。漢書：司馬相如傳：家無遺書。

左販洞庭橘右擔彭蠡魚

左傳曰：三苗氏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歌奔中夜女歸

抱十年雛。元注云借一韻。近歲多儒學。仁風似有初。言風俗之美。自張公始也。檀弓曰。夫魯有初。

晚發咸寧行松徑至蘆子

咸寧走蘆子。終日喬木陰。太丘心灑落。古松韻清深。聊持不俗耳。靜聽無絃琴。

後漢陳實爲太丘長。此引用以比。榮緒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曰。五難。

既灑落。超述絕塵。網無絃琴見前注。

非今胡部律。而獨可人心。

唐書樂志。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大方便。報恩經曰。善友太子善巧彈琴。其音和雅。悅可衆心。悉得充足。退之王適墓誌曰。惟

此翁可人意。

陳榮緒惠示之字韻詩推獎過實非所敢當輒次高韻三首

紛紛不可耐。君子有憂之。

老杜詩。紛紛輕薄何須數。梁武帝評書曰。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舉體皆拖。而不可耐。孟子曰。聖人有憂之。按山谷前和榮緒詩。有云。邑下羹不和。幕中往調護。紛爭非士則。各使捐細故。此詩亦指其事。

鞅掌誠莊語。賢勞似怨詩。

北山詩曰。或王事鞅掌。其詳見前注。又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注云。賢勞也。莊子曰。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魯論曰。詩可以怨。晉書桓伊傳。撫箏而歌怨詩。頽波閱砥柱。濁

水得摩尼。

元注曰。杜子美云。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砥柱見前注。上句言獨立不改。下句言心地圓明。

知我無枝葉。剗心只有皮。

見前次韻楊明叔古詩注。但其意微異。退之枯樹詩曰。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

優腹穿人可過。

皮剝曠還尋。

太邱何量闊。一葦莫杭之。

後漢陳實傳曰。天下服其德。後除太邱長。許邵傳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此借用。蓋取黃叔度汪汪如千頃陂之意。

萬事不掛眼。四愁猶有

詩。退之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陽嘉中。出爲河間相。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

狀閒聊關茸。心潔似毗尼。

元注云。僧律也。漢司馬遷書曰。在關茸之中。注云。關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楚

也。佛氏以修多羅爲經。毗尼爲律。阿毗曇爲論。皆梵語也。

早晚同舟去。煙波學子皮。

唐書。張志和。自號爲煙波釣徒。史記貨殖傳曰。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

十家有忠信。江夏可無之。

魯論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江夏卽鄂州。榮緒時爲幕官。

政苦寄賣友。忽聞衡說詩。

漢書贊曰。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又匡衡傳。諸儒語曰。匡說詩。解人頤

飢蒙青糲飯。寒贈紫陁尼。

元注曰。蕃褐。糲。常作飢。按道藏。清虛真人王君傳。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飢飯上仙。靈方云。服之使人顏童聰明延年無病。按道藏經音義云。糲。音信。又音峻。亦作飢字。

酬報矜難巧。

深慙陸與皮。

元注云。再和之字。非以作難得巧爲工。亦欲見詩之無窮爾。退之詩。發難得巧。意氣屬北夢瑣言。皮日休與陸龜蒙爲文友。按二人皆能詩。有松陵唱和集。

山谷內集詩注卷十九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而愈工輒復和成可發一笑。范德孺見前注。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

詩意謂唱酬之作聊且遣興不必甚工至其自得之妙蓋未易與俗人言也老杜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又云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山谷蓋用此意莊子曰且然無閒謂之命晉書阮咸曰未能

免俗聊復爾耳老子曰。

獨笑真成夢狂歌或似詩。

狂歌謂如楚接輿之流語言過差恐其似詩為人捨拾不可不成亦終上句之意按實錄元祐四年四月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作車蓋亭十絕句皆涉譏

諷其詩有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唱在滄浪今朝廷政事清明上下相安不知蔡確獨笑何事詔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范忠宣公純仁時爲右相乞薄確之罪不從遂出知穎昌府忠宣即德孺之兄也故此詩及之其事逮今

已十餘年故云成夢唐人劉長卿詩。

照灘禽郭索燒野得伊尼。

元注云鹿名出佛書○郭索謂蟹見前注般若經曰世尊三十二相第八相名雙腦纖圓如伊尼延鹿王

早晚來同

醉僧尚臥虎皮。

老杜詩遙聞出巡守早晚過遐荒禮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左傳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注云能殺而席其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潭潭經略府寂寂閉門居。

退之詩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南史王融傳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德孺嘗爲西帥今乃遷謫言無窮達之異觀

京洛聖賢宅江湖魚鼈窟。

選詩京洛多風塵京

洛蓋古帝都。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德孺家在穎昌。本西洛王畿之地。今與魚鼈同居。言無遐邇之異觀也。越語范蠡曰。吾先君改濱于東海之陂。鼈鼈魚鼈之理處。而鼈廼之與同渚。尚書禹貢。大野既豬。官如一夢覺。語勝十年。

書。上句用邯鄲事。退之祭柳子厚文云。人之生世如夢。一覺。下句用前輩詩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之意。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劉禹錫詩。官班高後少。過從。

次韻德孺感興二首

于此吾忘我。從誰尺直尋。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注云。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注謂陳代欲使孟子屈已伸道。事來千萬種。人有

兩三心。世變無常。而人心亦異。當元祐。紹聖之間。士全其守者鮮矣。文選。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法華經偈曰。施佛及僧。千萬億種。史記田叔傳。褚先生曰。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有兩心。孔叢子謂孔子不見晏子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

見。自守藩籬小。猶能井臼任。賈誼過秦論曰。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此借用。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曰。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又顏延年作陶淵明誄曰。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黎藿不給。李善注。引列女

傳。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過時雖不采。吾與菊花樹。此語蓋有所寄。文選。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

枝。花。眼前嘗廢忘。事往更追尋。言目前事猶不記憶。往事可復尋釋耶。往事謂紹聖黨禍。法華經曰。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樂天詩。舊遊多廢忘。又選。阮嗣宗詩曰。高蔡相追尋。王羲之帖曰。追尋傷悼。但有痛心。愛酒陶

眼前嘗廢忘。事往更追尋。言目前事猶不記憶。往事可復尋釋耶。往事謂紹聖黨禍。法華經曰。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樂天詩。舊遊多廢忘。又選。阮嗣宗詩曰。高蔡相追尋。王羲之帖曰。追尋傷悼。但有痛心。愛酒陶

元亮著書王仲任

昭明太子作淵明傳曰性嗜酒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後漢書王充字仲任閉門潛思著論衡

寒蒲雖有節枯木已無心

言有自守之節而無向榮之心老杜詩風斷青蒲節文選

陸機連珠曰動陰殺節不影寒木之心此反其意

客至還須飲逢歡起自斟

淵明詩酒熟吾自斟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

少日才華接貴遊老來忠義氣橫秋

周禮師氏曰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文選北山移文云霜氣橫秋

未應白髮如霜草不見丹砂似箭頭

言未應髮

髮速白豈不見有卻老之丹砂耶本草圖經曰丹砂生石上狀若芙蓉頭箭鏃連狀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徹眞辰砂也老杜詩本有丹竈術那免白頭翁此反而用之

願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然若喪家之狗書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漢家宗廟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言區區憂國之心徒過計耳

求范子默染鴉青紙二首

學似貧家老破除古今迷忘失三餘極知鴛白非新得謾染鴉青襲舊書

魏志文帝紀評注曰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退之詩破除萬事無過酒三

餘見前注莊子曰鰻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此引用言天眞本性非因學而有得然舊書亦不可棄也闕子曰革廣十重緹中十襲

深如女髮蘭膏罷，明似山光夜月餘。

女髮山光皆取其青色。楚辭曰：蘭膏明燭。

爲染溪藤三百箇，待渠瀟拂一牀書。

唐舒元與有弔刻藤文，謂刻溪以藤

爲紙。語林云：王右軍爲會稽，庫中有牋紙九萬枚，枚

卽箇也。李善注文選：廣絕交論云：藟拂與瀟同。

謝榮緒惠貺鮮鮑

偶思煥老庖玄鮑，公遣霜鱗貫柳來。

老杜詩：煥老思燕玉，退之城南聯句云：庖霜鱗玄鮑。石鼓文曰：其魚維何，維鱖與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

蠶白方看金作屑，鱠盤已

見雪成堆。

裴胤題邯鄲淳所作曹娥碑後曰：黃絹幼婦，外孫護曰：謂絕妙好辭也。蠶白受辛，受辛卽辭字。金屑謂以橙爲蠶也。隋唐嘉話有金蠶玉鱠，此借用老杜設醢歌曰：無聲細下飛碎雪。又云：放筋未覺金盤空。退之雪詩：凸處遂成堆。

謝榮緒割鱖見貽二首

舊本云：榮緒見割鮮詩。有要見無拘礙之句，戲答。

何處驚麇觸禍機，煩君遣騎割鮮肥。

文選：沈休文詩曰：驚麇去不息。李善注云：江東人呼鹿曰麇。班彪王命論曰：採禍福之機。文選：陳琳檄豫州曰：動足觸機。老杜詩：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班固西都賦曰：

割鮮野食。孟郊

秋來多病新開肉，糲飯寒菹得解圍。

樂天詩：月中齋滿誰開索。老杜詩：百年粗糲腐儒餐。寒菹見前注。解圍言有所救助也。晉書：謝道韞傳曰：爲小郎解圍。

二十餘年枯淡過，病來筋下劇甘肥。果然口腹爲災怪，夢去呼鷹雪打圍。

枯淡見前注。孟子曰：肥甘不足於口與。襄陽耆舊傳：劉表任荊州刺史，樂賢名

呼鷹打圍
見前注。

吳執中有兩鵝爲余烹之戲贈

學書池上一雙鵝，宛頸相追筆意多。皆爲涪翁赴湯鼎，主人言汝不能歌。

上兩句用王羲之事。曾子固作墨池記曰：臨川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

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換鵝見晉書本傳。西京雜記：鵝賦曰：宛俯頸而顧步，下句蓋用莊子烹鴈意，以戲之。世以婢子爲鴨，謂吳費鴨而賤鵝也。山谷嘗有樂府，其略云：聞道君家有翠娥，施朱施粉總嫌多。爲君寫就黃庭了，不要山陰道士鵝。山谷亦號涪翁。

秋冬之間鄂渚絕市無蟹今日偶得數枚吐沫相濡乃可憫笑戲成小詩三首

怒目橫行與虎爭，寒沙奔火禍胎成。
晉書劉伶酒德頌曰：怒目切齒。文選邱希範詩：析析寒沙漲奔火如退。之又魚詩所謂：迷火逃翻近是也。漢書枚乘傳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雖爲天上三

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
陰陽家以井鬼之分爲巨蟹宮。左傳曰：三辰旗旂，昭其明也。次謂日月之會。漢書律曆志曰：凡十二次，又主父偃傳曰：死則五鼎烹。

勃窣蹠烝涉波，草泥出沒尙橫戈。也知殼棘元無罪，奈此尊前風味何。

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蹠蹠勃窣而上。金隄注云：匍匐上也。蹠音蹠。蹠音先。

安切。琴音先忽切。詩曰：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橫戈見前注。孟子曰：吾不忍其殼，鯨又曰：無罪而就死地。此借用風味見前注。

解縛華堂一座傾，忍堪支解見薑橙。東歸卻爲驢魚鱠，未敢知言許季鷹。

老杜縛雞行曰：吾叱奴人解其縛。文選魏康琴賦曰：華堂曲宴，漢書司馬相如

傳曰：一座盡傾。趙充國傳曰：此坐支解羌虜之具。晉書張翰，字季鷹，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遂命駕而歸。孟子曰：我知言。

甯子與追和子岳陽樓詩復次韻二首

去年新霽獨憑欄，山似樊姬擁髻鬟。箇裏宛然多事在，世閒遙望但雲山。

文選高唐賦曰：遇天雨之新霽。趙飛燕外傳序曰：伶元買妾樊通德，有才色，頗

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此詩末句，自掃除幻妄之想，言世之無知者，但見山是山，水是水，反無心外之念。殊覺省事也。蓋山谷前詩有綰結湘娥十二鬟之語。蔡琰胡笳曰：雲山萬重兮歸路遐。

軒皇樂罷拱朝班，天地爲家不閉關。惟有金爐紫煙起，至今留作御前山。

莊子曰：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君山在洞庭中，故引用此事。禮記曰：聖人能以

天下爲一家。此詩末句，以君山比薰爐。賈至詩：衣冠身惹御爐香。選詩：駕鴻乘紫煙，蜀道有御愛山。

和甯子與白鹿寺

寺在潭州

谷朗巖開見佛燈。雲遮霧掩碧層層。青山得意看流水。白鹿歸來失舊僧。

白鹿蓋寺中故事未詳。

謝人惠貓頭笋

長沙一月煨鞭笋。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煩公助湯餅。貓頭突兀想穿籬。

長沙卽潭州。鸚鵡洲在武昌。退之詩。薺薇蘿水笋穿籬。

短韻奉乞臘梅

臥雲莊上殘花笑。香似早梅開不遲。淺色春衫弄風日。遣來當爲作新詩。

老杜詩。花殘步履遲。退之送鄭校理詩云。歸騎春衫薄。

以酒渴愛江清作五小詩寄廖明略學士兼簡初和父主簿

老杜詩。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

將發沔鄂閒。盡醉竹林酒。

漢水入江處。謂之沔口。在今漢陽軍。漢陽與鄂隔江相望。廖明略安陸人。自號竹林居士。初虞世字和父。

二三石友輩。未肯棄老朽。

文選。潘安仁詩曰。投分寄石友。

白首同所歸。南史沈慶之詩曰。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

借問坐客誰。盧溪紫髯叟。

文選。郭景純詩曰。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盧溪蓋初和父所居。山谷有盧泉詩。吳志孫權傳注。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是誰。

答曰。是孫會稽。

此翁今惜醉。舊不論升斗。

老杜遣田父泥飲歌曰。月出遮我留。仍嘆問升斗。

平生思故人。江漢不解渴。

蜀志諸葛亮傳曰。思賢如渴。老杜詩。閉目論十句。大江不止渴。

誰言放逐地。燒燭飲至跋。

退之詩。孤臣昔放逐。曲禮曰。燭不見跋。注云。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

多有厭徐。

髮子先狗馬。勸以愛膚髮。

揚雄美新文曰。臣常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髮膚見孝經。

有罪當竄流。但懼不得活。

退之詩。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又黃陵廟碑曰。懼不得

脫死。莊子曰。先生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山谷時有宜州之行。故云。

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愛。

退之詩。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

中年剛制之。常懼作災怪。

酒誥曰。矧汝剛。制于酒。北史齊文宣帝紀曰。惟數飲酒。麴糵成災。因而致斃。

連臺盤

拗倒。故人不相貸。

唐書五行志。龍朔中。時人酒令曰。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俗謂盃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老杜詩。共指西日不相貸。

誰能知許事。痛飲且一快。

南史王融傳。沈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

蜊。世說王孝伯曰。痛飲讀離騷。便足稱名士。又庾冰卒曰。常患不得快飲酒。曹子建書曰。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東坡海外詩。焰火生薪聊一快。

竹林文章伯。國士無與雙。比來少制作。非以弱故降。

老杜詩。每語見許文章伯。按吳志張紘傳曰。此間率少文章。易爲雄伯。

景陽機中錦。猶衣被丘

江。南史江淹傳。淹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鵲都盡。願見丘遲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賾矣。按晉書張載字景陽。

時時能度曲。秀句入新

腔。漢書元帝紀曰。自度曲被歌聲。注謂自矜度作新曲。以爲歌詩聲也。音大各反。一說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老杜詩。最傳秀句裏區滿。

斯人絕少可白眼視公卿每與俗物逢三沐取潔清

斯人謂明略白眼俗物並見前注三沐取潔清謂其澆我也韓文三沐而三薰之

我亦漫浪者君何

許同盟

漫浪用元次山事見前注孟子曰桓公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試問盧溪叟猶得多可名

言和父尤耿介尙以明略爲多可也稽康與山濤絕交書曰足下旁通多

可而少怪

四休居士詩三首并序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爲士大夫發藥多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粗茶淡飯飽卽休補破遮寒煖卽休三平二滿過卽休不貪不妒老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上都貴遊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予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遣家僮歌之以侑酒茗其詩曰

富貴何時潤燭燮守錢奴與拘官囚

列子曰死後榮名豈足潤枯骨又曰子列子適衛食于道從者見百歲鬻饅後漢馬援傳曰凡殖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耳又古今五行記估客謂鄧彪曰終不如臨沮鄧

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退之詩守官類拘囚

太醫診得人閒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禮記文王世子注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此借用盧全詩但有樽中物從他萬事休

無求不著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樂天詩曰。不看人面免低眉。傳燈錄。與化見魏府大覺禪師曰。願與存獎箇安

樂法門。

一病能惱安樂性。四病長作一生愁。

一病謂疾苦。四病謂反上所陳法華經。問訊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行。不涅槃。經出家之人。有四種病。此效其語。司馬池詩。畫成應遣一生愁。

借問四休何

所好。不令一點上眉頭。

文選樂府云。借問女安居。晉書孟嘉傳。桓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庾信愁賦云。欲眠眼。曠未嘗。強戲眉頭。那得伸。又抒情集。李廷璽愁詩曰。潘岳愁絲生髮裏。婕妤悲色上眉頭。

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攜酒追送。聊爲短句。

陳樾漢陽軍風樓山藏經記曰。漢水東南合大江。夾江而城。左武昌。右漢陽。按武昌卽鄂

渚。

接浙報官府。敢違王事程。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

孟子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注云。漸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詩曰。王事靡盬。劉禹錫詩。萬里王程。王峽外。又詩。閨蜂速去恐違程。小

星詩曰。蕭蕭宵征。謝靈運詩。宵濟漁浦。一旦及宮春郭。江夏縣卽鄂州治所。盧綸晚次鄂州詩。雲開遠見漢陽城。

鄰里煩追送。杯盤瀉濁清。祗應瘴鄉老。難答故人情。

謝靈運有鄰里相送

至方山詩。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道送。錢我千里道。清濁

謂酒。見魏志徐邈傳。老杜詩。傾榼濁復清。瘴鄉謂宜州。

次韻陳榮緒同倚鐘樓晚望別後明日見寄之作

天外僧伽塔，斜輝極照臨。凭欄隨處好，殘雪向來深。

泗州僧伽大師，見傳燈錄。張舜民南遷錄曰：洞庭湖中有扁山，上有小塔，望之巋然，以啞女塔。昔有士人女，生數歲，不能言，一日涉湖，見

塔，輒語其父母，書曰：若日月之照臨。

青草無風浪，枯松半死心。

元注云：所謂城南老樹精。○張舜民南遷錄曰：洞庭湖西岸，有沙州堆阜，隆起，卽青草廟。下一湖之內，中有此州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又曰：岳陽樓有碎檣

大，乃前知州李觀所紀。呂洞賓事迹，言呂翹于岳州白鶴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冉而下，致恭于呂，問之爲何，乃曰：某松之精也。見先生過禮常候見。呂因書二絕句于寺門壁間，其一云：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郡人松下創亭，亭名曰呂仙樂天詩：未夜黑巖昏，無風白浪起。文選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其根半死半生。衡陽有回鴈，他日更傳音。衡山有回鴈峯。

過洞庭青草湖

乙丑越洞庭，丙寅渡青草。似爲神所憐，雪上日杲杲。

青草湖一名洞庭湖，荆州記云：因青草山爲名。詩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樂天詩：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

我雖貧至

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

杜陵老謂子美也。嘗有詩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又云：少陵野老吞聲哭，大厯四年，子美自公安上岳陽，有泊岳陽樓下等詩。其上水道懷詩云：驅馳四海內，

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史記范睢傳：一飯之恩必報。

行矣勿遲留，蕉林追獺獠。

時山谷赴宜州貶所，嶺南多蕉林，其地與夷獠相接。前漢外戚傳曰：行矣，強飯勉之。選詩：遲留法壹輕。五祖謂六祖曰：汝廣南獺獠，有甚

佛性近世本和尙。作白雲端真贊云。假饒親見楊歧。也是湖南鴉嶽。

過土山寨

南風日日縱篙撐。時喜北風將我行。

張籍祭退之詩曰。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根。秦瑛胡笳曰。將我行兮向天涯。

湯餅一杯銀線亂。萋蒿數筍玉簪橫。

湯餅見前注。漢書項籍傳曰。幸分我一杯羹。老杜詩。鮮鯽銀絲鱸。此效其語。萋蒿菜狀如玉簪。樂天詩。秋風一筋鱸魚鱠。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

晚泊長沙示秦處度范元實溫用寄明略和父韻五首

處度少游之子也。當是謾少游喪。留長沙。而元實來會于此。山谷在宜州。有答長沙平老帖云。秦處度遂不成。

歸淮南得安居否。

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掘獄無張雷。劍氣在牛斗。

文選古詩曰。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按鄭康成注。魯論曰。同門曰朋。晉史張華傳曰。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此寶劍之精。上徹于

天。當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

今來見令子。文似前哲有。何用相澆潑。清江綠如酒。

退之祭文曰。幸隨令子。詩曰。維其有

之。是以似之。澆潑用阮籍事。見前注。王介甫詩。白髮望東南。春江綠如酒。

按太白詩。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桃新撥醅。東坡詩。清江綠漲蒲萄醅。

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

范祖禹字淳夫，元祐初爲著作佐郎，充神宗實錄檢討官，兼修撰，知國史院，與山谷同僚，得與本末已具前注。禮記玉藻曰：山立時行。注云：不動搖也。此借用以言其正色立朝屹然如山。先達見世說。

發揮百代史，管以六經轄。

淳夫登第後，從司馬溫公修通鑑，凡十五年。元祐初，進唐鑑。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趙岐孟子題詞曰：論語者五經之鎗鑿，音義曰：鎗音管，車釘也。鎗音黠，車鑿也。此引用以言以經表是非變貶。

身轉嶺海，就木乃京洛。

紹聖二年，淳夫坐史事，安置永州。三年移賀州，四年移賓州。元符元年九月，再移化州。十月病卒。三年徽考卽位，有旨許歸葬西京。退之潮州謝表曰：經涉嶺海，水陸萬里。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

嫁，則就木焉。注言將死入木，京洛見前注。

仲子見長沙，且用慰飢渴。

元實蓋范公仲子，長沙今潭州。文選：潘正叔贈陸機詩云：膠澄莫饑，飢渴李善注引孔叢子：子思謂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彝。逝者不可尋，猶喜二子在。相逢唾珠玉，貪病問薪菜。

王介甫贈曾子固詩曰：曾子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詩曰：蕭

鼎及黍，唾珠玉見前注。貧病山谷自道。老杜詩：吾老日貧病。列子伯樂曰：臣有所與共擔糶薪菜者。漢書淮南厲王傳曰：給薪菜鹽炊。

豫愁帆風船，目極別所愛。

退之詩：嚴程追風帆，楚辭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涅槃經曰：受別離

苦。淵明詩曰：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

往時高交友，宰木已縱縱。

高交友，言其不下交也。老杜詩：徐庶高交友，宰木見前注。退之詩：扶机導之言，曲節初縱縱。東坡樂府曰：縱縱疎雨過風林，舞破煙蓋雲幃。

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

窗。二三子見魯論。孫樵集曰：曉窗夜燈。

秦范波瀾闊，笑陸海潘江。

老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晉書潘岳傳贊曰：機文喻海。岳藻如江，機謂陸機也。按鍾嶸詩品云：子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願茲秉經

術出仕榮家邦。退之詩勉哉戒徒御家國選子榮。書曰邦之榮體詩曰以御于家邦。

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筆墨深關鍵。開闔見日星。少游初應制科有進卷五十篇禮記縞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文選張茂先詩周仲有遠規其言明且清退之詩金石出聲

音宮室發關鍵禮記曰天乘陽垂日星山谷答洪駒父書有曰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 陳友評斯文如鐘磬鼓竿。陳友謂無已下句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誰能續鳳鳴洗耳

聽兩甥。元注云秦范相謂為甥。○漢書律麻志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箏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曹子建七啓曰敬濬耳以聽玉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臨池而洗耳此借用元實蓋少游之壻爾雅曰妻之

弟為甥又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為甥

次韻元實病目

道人嘗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言為學者與為道者異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東坡詩讀書眼如月罅隙靡不元 要須玄覽照鏡空。莫作

白魚鑽蠹簡。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韻書曰蟬衣白魚也退之詩豈殊書蠹蟲生死文字間傳燈錄古靈禪師傳云其師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視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閱人朦朧似有

味看字昏澁尤宜懶。陸士衡歎逝賦曰世閱人而為世朦朧謂不甚了了所見多俗人不若不見之愈也按韻書蠹簡一併入 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來。文選王仲

宣詠史詩曰。生爲百夫雄。死作壯士規。按黃鳥詩注曰。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無可束。孝經所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退之詩云。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

看君眸子當瞭然。乃稱胷次常坦坦。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易曰。躍道坦坦。

子瞭焉。易曰。躍道坦坦。

如何有物食明月。淚睫隕珠衣袖滿。

盧全月蝕詩曰。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冰輪中。

金篦刮膜會有時。湯熨取快術。

誠短。

老杜詩。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按涅槃經曰。有盲人爲治目。故造諸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膜。又按法苑珠林曰。後周張元。其祖失明。元讀經。然燈夢一翁。以金篦療之。後三日果差。史記扁鵲傳曰。疾之在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目惡點灑。故云。

術短。

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頤渠不管。

潭州南岳福嚴寺。有懶殘。按唐高僧號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德宗遣使詔之。寒涕垂膺。未嘗答。使者笑之。且勸拭涕。瓚曰。我豈有功夫爲。

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山谷時在潭州。故引用衡山事。言當遺外形骸。不必以病目戚戚。且終首句之意。

勝業寺悅亭

苦雨已解嚴。諸峯來獻狀。不見白頭禪。空倚紫藤杖。

左傳曰。秋無苦雨。解嚴。言人喜雨止。如罷兵也。魏志趙儼傳曰。曹仁解嚴。左傳。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

曰。獻狀。注云。責其功狀。此借用。王介甫詩。木落岡巒因自獻。白頭禪。謂文政禪師。師蓋雪竇法嗣也。有題悅亭詩云。山鳥無俗聲。山雲無俗狀。引得白頭翁。時時來倚杖。山谷此詩。乃和其韻。退之有赤藤杖歌。

離福嚴

寺在衡山。張舜民南遷錄云。舊名般若寺。陳太建中。思公道。唐懷公磨磚之地。

山下三日晴。山上三日雨。不見祝融峯。還泝瀟湘去。

南嶽有七十二峯。祝融其一也。南嶽記及荊州記云。南嶽衡山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退之謁衡嶽廟詩。須臾淨掃衆峯出。仰見突兀

擇青空。雲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此退之南遷得歸之祥也。山谷意謂不見祝融峯。歸期未可卜耳。

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二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光爲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

游韻記卷末

仲仁蓋衡州花光山長老。山谷爲作天保松銘云。

夢蝶真人貌黃槁。籬落逢花須醉倒。

夢蝶真人謂莊子。今以屬秦少游。取游戲花間之意。夢蝶見前注。莊子列禦寇篇。曹商曰。夫處窮閭巷。槁項黃臙者。商之所短者也。籬落逢花。用陶潛把菊事。見前注。

雅

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扶持愛梅說道理。自許牛頭參已早。

盧全詩。石公說道理。句句出凡格。傳燈錄。法融禪師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

鳥銜花之異。

長眠橘洲風雨寒。今日梅開向誰好。

少游北歸至藤州。卒于江上。其子處度。護喪藁殯于潭。故有長眠橘洲之語。張舜民南遷錄。記潭州事云。橘洲在湘江中。南北與州城等。老杜詩所謂橘洲田

土能膏腴者也。華嚴經曰。一切衆生。隨業所繫。長眠生死。太平廣記。載冢中人對鄭生詩云。長眠不知曉。

何況東坡成古丘。不復龍蛇看揮掃。

太白詩。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表冠成古丘。老杜詩。龍蛇動饑蟻。銀

鈎。

我向湖南更嶺南。繫船來近花光老。歎息斯人不可見。喜我未學霜前草。

山谷自言其未死。文選阮嗣宗詩。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寫

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峯倚晴昊。白氏六帖云：大庾嶺上海南枝落，北枝開。老杜詩：雷聲急送千峯雨。又時亂插繁花向晴昊。

題花光畫

湖北山無地，湖南水徹天。雲沙真富貴，翰墨小神仙。

元注云：平沙遠水，筆意超凡入聖法也。每率此意而爲之，常冠四海而名後世。○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晉書：張華傳。

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唐張謂長沙土風碑曰：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老杜湘夫人祠南夕望詩云：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真富貴見前注。魏野詩：有名閒富貴，無事小神仙。

題花光畫山水

花光寺下對雲沙，欲把輕舟小釣車。更看道人煙雨筆，亂峯深處是吾家。

雲沙見前注。元次山詩：醉裏長歌揮釣車。

所住堂

此山花光佛所住，今日花光還放光。天女來修散花供，道人自有本來香。

法華經曰：佛告舍利弗，汝于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華光。傳燈錄：古靈禪師傳。

受業師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第二句花光，謂仲仁老。按維摩經曰：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而爲供養。又曰：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楞嚴經：大勢至法王子云：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其詳見前注。

戲詠高節亭邊山攀花二首

井序○亭
在花光寺

江湖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號爲鄭花，王荊公嘗欲求此花，栽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攀，野人采鄭花葉以染黃，不借攀而成色，故名山攀，海岸孤絕處，補陞落

伽山，譯者以謂小白花山，予疑卽此山攀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堅坐不去耶。

此詩及序，皆以山谷手蹟校過，近世曾造

端伯作高齋詩話云，唐人有題唐昌觀玉藥花詩云，一樹瓏瑰玉刻成，飄塵點地色輕輕，今瑒花卽玉藥花也，介甫以比瑒，謂常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山谷又更其名爲山攀，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家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三帖云，唐昌玉藥，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士人取以供染事，不其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藥，斷無疑矣。

北嶺山攀取意開，輕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迴。

取意開，猶王胄所謂庭草無人隨意綠，取意或作取次，非是，後漢書劉玄傳轉

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晉書王徽之傳，桓沖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

高節亭邊竹已空，山攀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顏笑，把斷花光水不通。

退之記夢詩，神官見我開顏笑，言花光老定力堅固，獨不爲花所惱也，傳燈錄

樂善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禪門語曰，德山門下水洩不通。

山谷內集詩注卷二十

贈惠洪

惠洪字覺範筠州彭氏子祝髮爲僧

數面欣羊腍論詩喜雉膏

上句言每見輒移頃久而益親下句言得詩之膏腴陶淵明答龐參軍詩序曰俗諺云數面成親然况情過此者乎唐書骨利幹曰入烹羊腍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歐陽公詩歲月幾如熟羊腍玉篇

腍音古狎切背腍也易鼎卦之九三曰雉膏不食此借思南史謝淪傳武帝問王儉誰能五言儉曰謝朓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眼橫湘水暮雲獻楚天高

言湘波如眼之明徹文選傅毅舞賦曰目流睇而橫波按宋玉神女賦曰望余

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李善注云流波目視貌王介甫詩暮林搖落獻南山下句頗采其意言亂雲脫壞呈露天宇之高明楚詞九辯曰次寥兮天高而氣清老杜詩天高雲去盡

墮我玉塵尾乞君宮錦袍

晉書孫盛傳詣殷浩

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又王衍傳手提玉塵尾唐書李太白傳嘗乘月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東坡以玉帶施元長老詩曰錦袍錯落知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此句參用其事乞音氣東坡中山松醪賦曰淋漓宮錦袍

月清放

舟舫萬里渺雲濤

老杜詩落日放船好退之詩一瀉百里翻雲濤東坡中山松醪賦曰渺翻天之雲濤

戲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鷓鴣二首

元注云李唯一妻一女垂老病足養鷓鴣以樂餘年○零陵今湖南永州

山雌之弟竹雞兄乍入雕籠便不驚此鳥爲公行不得報晴報雨總同聲

法言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北夢瑣言醫工梁新曰竹雞食半夏陶岳零陵記

曰竹雞狀如鴉尾少長張籍謝裴晉公遺馬詩曰乍離華殿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目驚此反而用之言其馴也。爾衡鸚鵡賦曰閉以雕籠又曰逼之不懼撫之不驚鷓鴣之聲若云行不得哥哥故未旬及之老杜詩不勞鐘鼓報新晴

真人夢出大槐宮萬里蒼梧一洗空

真人謂舜史記曰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莊子曰羊肉不羶蠶蠶羶羊肉羊肉羶也舜有殯行百姓悅之堯聞舜之賢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

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又曰真人于蠶棄智于魚得計于羊棄意此詩用大槐蠶穴事意蓋出于此謂舜厭天下不異蠶堶之陋故超然方外喜于雲山之一洗也老杜詩一洗萬古凡馬空

終日憂兄行不得鷓鴣應是鼻

亭公

漢書昌邑王傳曰舜封象于有鼻顏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又按柳子厚有斥鼻亭神記蓋在潯州道州水實相接云舜至蒼梧不復能巡狩而孟子謂象以愛兄之道來故此詩因鷓鴣之聲以寄意陶岳零陵記王仲聞思歸樂詩云聲聲相勸

教歸去莫是陶潛化作君山谷當是戲效其體

李宗古出示謝李道人茗帚杖從蔣彥回乞葬地二頌作二詩奉呈

提攜禪客扶衰杖斷當姻家葬骨山因病廢茶仍廢酒鷓鴣鸚鵡伴清閒

扶衰見前注淳化法帖中有王羲之帖云想反理斷常斷音短今俗閒猶作此

語意謂剖判其事也東坡嘗有詩云是處青山可埋骨按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于山足

詩書傳女似中郎杞菊同盤有孟光

退之詩中郎有女能傳業謂蔡邕之女文姬也文姬名琰與孟光並見後漢書陸龜蒙有杞菊賦同盤見前注今日鷓鴣鳴窸窣他年

鸚鵡恨堂堂。上句終扶杖。下句終乞憐地。意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借用其字。以言足蹇。文選謝靈運詩。蹇步愧無良。李善注。引說文曰。蹇。跛也。薛能詩曰。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放生。此亦借用。言其棄世而去也。

書磨崖碑後

春風吹船著音研。活溪扶藜上。讀中興碑。潘溪在今永州。中興頌。元結次山所作。顏魯公書磨崖。鐫刻。蓋言安祿山亂。肅宗復兩京事。平生半世看墨本。磨崖石刻

鬢成絲。言垂老方見真刻。退之石鼓歌曰。誰復著手爲摩挲。老杜詩。鄭公禱散髮成絲。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易否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注云。心存將危。乃得固也。元稹連

昌宮詞曰。廟讓顛倒四海搖。唐書安祿山傳。明皇以祿山爲范陽節度。祿山請爲貴妃養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栖。烏字或作烏非。唐書明皇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五載六月。行在望

賢宮。七月次蜀郡。又按禮樂志。開元十年。太廟爲九室。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變瀆晉之。故託于乘輿也。楚語曰。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古樂府有烏栖曲。史記世家曰。烏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祿山之反。宰相陳希烈等皆臣賊。撫軍監國太

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左傳。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唐書肅宗紀。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請留太子討賊。明皇許之。太子治兵于朔方。七月。即帝位于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本紀贊曰。肅宗雖不即尊位。亦

可以破賊。莊子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又曰。天下大物也。趣音促。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踟躕還京師。中興頌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漢書霍去病傳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文選謝朓詩。敕躬

每踟躕。正月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注云。局曲也。踏累足也。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二月。上皇天帝。至自蜀都。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唐書肅宗廢后

張氏傳曰。后與李輔國謀。徙上皇西內。肅宗內制于后。不敢觸西宮。又宦者李輔國傳曰。李揆以子姓事之。號五父。輔國妄言。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太上皇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快快不豫。至棄天下。退之炭谷。謝詩曰。羣怪餒餓。伺候恩威。在其顛。漢書賈誼傳曰。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唐書明皇紀。至自蜀都。居于興慶宮。上元元年。徙居西內。興慶即南內也。宦者高力士傳曰。先天初。為右監門衛將軍。累加驃騎大

將軍。從明皇幸蜀。上皇還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長流巫州。按李輔國傳曰。輔國詐請上皇。按行宮中。射生官。述道上皇驚。驚墜馬。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臣結春陵二

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春陵或作春秋。非是。元結春陵行序曰。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述

下情。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此借用。杜甫杜鵑行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北征詩曰。臣甫憤所切。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瑠詞。舊作豈知忠臣心。憤切。後世但

之痛于骨髓。漢書杜周傳。注曰。深刻至骨。老杜詩。世上兒子徒紛紛。木瓜詩曰。報之以瓊瑠。同來野僧。舊作殘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曹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冠蓋相追隨。斷崖蒼蘚

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老杜詩。斷崖當白監。楚調九歌曰。使凍雨兮灑塵。凍音東。暴雨也。

涪溪圖

陶岳零陵記曰。涪溪在永州北。水路一百餘里。流入湘江。此溪口水石奇絕。唐上元中。容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

成子寫涪溪。下筆便造極。空濛得真趣。膚寸已千尺。世說。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知得登峰造極不。文選。謝朓觀雨詩曰。空濛如薄霧。江淹詩。悠悠蘊真趣。膚寸見前注。

只今中宮寺。在昔漫郎宅。更作老夫船。檣竿插蒼石。
漫郎謂元結。見前注。結有潛溪銘序曰。潛溪在湘水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名曰潛溪。埤蒼曰。

帆柱曰檣。唐獨孤及招北客文曰。摧檣折竿。老杜詩。前臨洪濤寬。獨立蒼石大。

太平寺慈氏閣

元注云。晚與曾公袞同登。

青玻璃盆插千岑。湘江水清無古今。何處拭目窮表裏。太平飛閣暫登臨。

退之詩。豁呀巨壑。顛黎盆。文選。揚德祖。賦曰。觀者駭視而拭目。表裏山河。見前

注。文選。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遠詩。按楚詞。宋玉九辯曰。登山臨水。送將歸。

朝陽不聞皂蓋下。愚溪但見古木陰。

元結朝陽廳銘序曰。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

與澗。此邦之形勝也。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之。續漢志曰。中二千石。皂蓋朱幡。元結時爲春陵郡刺史。柳子厚愚溪詩序曰。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灌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余以愚觸罪謫灌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更之爲愚溪。嘉水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按愚溪。在水州。子厚嘗謫爲司馬。

誰與洗滌懷古恨。坐有佳客非孤樹。
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退之詩。孤樹詎能離。

題淡山巖二首

陶岳零陵記云。淡山巖。在水州西南。狀如覆盂。其地宜溪竹。故云淡山。中有巖。空洞可容數千人。東南角有缺處。仰望之如窗戶。洞照甚明。

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盡俗子塵。

王介甫澧州詩曰。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閉兩城峙。文選。謝朓詩曰。重塵自茲隔。楚詞。屈原漁父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

一蛙秋蠅不

到耳夏涼冬暖總宜人。

曹子建七啓曰。溫房則冬服繡絺。清室則中夏含霜。老杜詩。疎快頗宜人。

巖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仙家春。

陶岳零陵記曰。淡山巖。唐成通中。僧

元暢居于是。至今香燈不絕。據今巖側有佛寺。洞口有道觀。故此詩云。僧定起。仙家春。老杜詩。清開樹杪磬。遠講雲端僧。北山錄云。如來滅後。大迦葉昇須彌山頂。擊銅雙椎。起五百羅漢。定。西天以有聲之物爲雙椎。即此方鐘磬也。老杜詩。洞口經春長葺。蘇玉壘新詠。吳邁

遠樂府曰。

綠樹搖雲光。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鑿翠珉。

按元次山于永州有潛溪。及朝陽巖銘。獨淡巖無有。蓋是時未知名也。陶岳零陵記載王仲潛溪詩云。湘川嘉致有潛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文選王

仲宣詩。惜哉空爾爲。其字本出史記。宓不齊傳。柳子厚作韓君蘇銘曰。載刻茲珉。

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歸。

零陵士人謂淡山以淡竹得名。或云嘗有淡姓居之。王介甫梁王吹簫詩。繁臺繁姓人。埋滅隨蒿蓬。徵君謂周貞實零陵記曰。周貞實零陵人居淡山石室。秦始皇下詔徵之。

三徵皆不起。遂化爲石。後漢黃憲傳。天下號曰徵君。此用其字。

石門竹徑幾時有。瓊臺瑤室至今疑。

上句用退之竹澗詩意。

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

舞衣。

元次山有大回中小回中詩。言樂水之回狀也。此借用。以言巖澗回環。其中虛明。仰見天日。可爲張飲之地。

閩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淡巖天下稀。

老杜閩水歌曰。閩州勝事可腸斷。閩州城南天下稀。

明遠庵

遠公引得陶潛住。美酒沽來飲無數。我醉欲眠卿且去。只有空瓶同此趣。

山谷有戲效禪月作遠公東林詠序云。初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

受蜜酒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醉眠見前注空瓶同趣謂瓶空而亦臥也蓋張籍詩有酒盡臥空瓶之句晉書孟嘉傳曰公未知酒中趣耳柳子厚西山宴遊記曰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誰知明遠似遠公亦欲我行庵上

路多方擊取瓊頭春大白梨花十分注

樂天詩瓊頭正是擊嘗時法書要錄曰山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瓊頭謂初熟酒也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日飲不醒者浮以大白梨花謂酒杯

樣製如此

與君深入逍遙遊了無一物當情素

高僧傳支遁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築陌以殘害爲適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于是退而注逍遙篇傳燈錄仰山傳

曰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汝豈真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又汾州無業傳曰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戰國策秦澤說應侯曰公孫軼事孝王蠲心謀示情素

道卿道卿歸

去來明遠主人今進步

元注云道卿活潑僧○淵明有歸去來詞傳燈錄長沙峯禪師偈曰白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玉芝園井序

去年三月清明蔣彥回喜太守監郡過其玉芝園作詩十六韻二侯皆有報章今年三月余到玉芝園記錄一時次其舊韻

春生瀟湘水風鳴澗谷泉過雨花漠漠弄晴絮翩翩名園上朱閣觀後復觀前借問昔居人岑絕無炊煙人生須富貴河水清且澗百年共如此安用涕潺湲

遺之詩柳花還漠漠選詩里無曲突煙漢書楊惲傳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伐檀詩曰河水清且澗澗

楚詞曰橫流。蔣侯真好事。杖屨喜接連。車載溪中骨。推排若差肩。厭看孔壬面。醜石反成妍。溪中骨謂石也。漢書朱買臣傳曰相推排

涕兮潺湲。陳列中庭拜謁。曲禮注曰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元稹作老杜墓銘曰李白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書曰巧言令色孔王。選詩曰皎潔不成妍。

感君勸我醉。吾亦無閒然。亂我朱碧眼。空花

墜使翺。行動須人扶。那能金石墜。

魯論曰禹吾無閒然矣。太白詩曰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韻書曰翺翺小飛也。又曰便翺輕麗也。此借用老杜詩。此生已媿須人扶。文選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

漢書賈誼傳曰。堅若金石。

愛君雷氏琴。湯湯發朱絃。但恨賞音人。大半隨逝川。

雷氏蜀人。善製琴。爲世所寶。家語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譙竊平若在泰山。少

選之閒。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有流水。子期死。伯牙鼓琴絕絃。終身不復鼓。賞音逝川。並見前注。

平生有詩罪。如癩不可痊。今當痛自改。三覺復三滿。

柳子厚答崔黯書曰。凡人

好詞工書者。皆病癖也。書不幸早得二病。纏結心腑。牢甚。顧斯須忘之。而不克。文選。劉公幹詩。余嬰沈痼疾。李善注。引禮記曰。身有癩疾。說文曰。癩久也。三覺。三浴。見前注。退之詩。懼終莫洗滌。

遊愚溪井序

三月辛丑。同徐靖國。到愚溪。過羅氏修竹園。入朝陽洞。蔣彥回。陶介石。僧崇慶。及余子相。步及余于朝陽巖。徘徊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見。介石請作五字記之。

意行到愚溪。竹輿鳴擔肩。韓孟城南聯句曰。劉熱擔肩。輿。

冉溪昔居人。埋沒不知年。偶託文字工。遂以愚溪傳。柳侯不可見。

古木蔭澗澗。

舟溪見前注。劉禹錫詩：會書關扇上。知君文字工。柳子厚石澗記曰：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落其上。柳侯字見退之羅池廟碑。楚詞曰：石澗兮澗澗，按澗與澗同。澗澗水疾流貌。音箋。

羅氏家

蕭東瀟西讀書園，笋苗不避道。檀欒搖春煙。

梁王冕圖賦曰：修竹園樂夾池水。

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鑄，薛石破篆文，不辨。

豐、李、袁。

次山銘見前注。次山陽華嚴銘曰：江寧縣大夫豐令問、參贊某籍，俾侯石經刻之。書法苑云：李陽冰趙郡人，善小篆。袁氏未詳。

嵌寶響笙磬，洞中出寒泉。同遊三五客，拂石弄潺湲。

潺湲。

老杜詩：遠川曲通流，嵌寶響湲湲。詩曰：笙磬同音。又曰：爰有寒泉，在澗之下。謝靈運詩：乘月弄潺湲。

俄傾生白雲，似欲駕我仙。吾將從此逝，挽牽遂回船。

文選：江賦曰：千里俄。

頃，莊子曰：乘靈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漢書高帝紀曰：吾亦從此逝矣。挽牽，言爲其子所挽留也。太白詩：出門妻子強牽衣。又曰：稽山無賀老，空棹酒船回。退之詩：波惡強牽挽。

代書寄翠巖新禪師

黃龍死心悟新和尚，晦堂老人之嫡子。叢林謂之新孟人。初住洪州分寧之雲巖。次住西山翠巖。後住黃龍山。山谷嘗參晦堂，新清二老，蓋其道伴。

山谷青石牛，自負萬鈞重。

舒州皖公三祖僧寮大師道場，是爲山谷寺。西北有石牛洞，其石狀如伏牛。因以爲名。錢紳同安志云：初李伯時畫，魯直坐于石牛上，魯直因自號山谷道人。

八風吹得行，處處

是日用，又將十六口，去作宜州夢。

寒山子詩曰：寒山無漏巖，其巖甚澗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此反用之。按寶積經及大毗婆沙論，以利衰毀譽，稱讚苦樂爲八風。大毗婆沙論又曰：佛亦曾遇此世八法，如何說佛。

解脫。答曰：雖遇此事，而不生染，故說解脫。傳燈錄：龍居士傳：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老杜詩：兩京三十口，雖在會如絲。梅聖俞贈歐陽閔。

詩曰。又隨落花飛。去作江西夢。杜牧之遺懷詩。三年一覺揚州夢。時山谷繼其子舍。并亡弟。知命骨肉俱往。高僧羅什傳曰。釋慧遠學

賈軍經。棟梁遺法。潞山禪師。警策亦云。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露源叟名唯清。亦嗣晦堂。新之法弟也。後住黃龍。法華經曰。爾

時多寶佛。于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是善釋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又按雜阿含經云。尊者迦葉。著弊衲衣。來詣佛所。時諸比丘。心生輕慢。世尊告摩訶迦葉。于此半坐。我今竟知誰先出家。汝耶。我耶。被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豎。聊持楚狂

句。往作天女供。楚狂見前注。維摩詰曰。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闍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嶺上早梅春。參軍慙獨弄。宜州在嶺南。此句謂遠去道伴。無與其禪悅遊戲爾。

獨弄俳優。本出俗謠。按因話錄曰。一宗宴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乘簡者。謂之卷軍樁。

戲答歐陽誠發奉議謝余送茶歌

歐陽子。出陽山。山奇水怪有異氣。生此突兀熊豹顏。退之逸區册序曰。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又送應道士序曰。那之爲州。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

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于其間。又送張道士詩曰。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按陽山隸連州。唐人詩。酒腸俱

曰。帝張樂于洞庭之野。老杜有石觀歌曰。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抱璞用卞和事。見前注。後漢方術郭玉傳。有老父漁釣涪水。因號涪翁。山谷謫涪州別駕。亦嘗以自稱。或

云浩 蒼龍壁官焙香涪翁投贈非世味自許詩情合得嘗。退之詩吾老世味薄東坡詩亦云吾衰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

合得 卻思翰林來餽光祿酒兩家水鑑共寒光。翰林謂東坡按唐制光祿卿有良醞罌水鏡見前注 子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玉盤金叵羅。

直相千萬不啻過。清書曹參傳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此用其語律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北史祖 愛公好詩又

能多老夫何有更橫戈奈此于思百戰何。退之詩云四句意能多又詩文戰誰與敵浩汗橫戈鉞左傳華元巡功城者謠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注云于思

多鬚之貌歐陽君必多鬚故用此事

到桂州

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增峨。鴈蕩山在今溫州 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名畫評曰李成營丘人能畫山水林木當時稱爲第一張

文懿公詩曰李成謝世范寬死唯有高陽許道寧退之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譎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

答許覺之惠桂花椰子茶孟二首

萬事相尋榮與衰，故人別來鬢成絲。

選詩。纏綿自相尋。老杜詩。鄭公樽散髮成絲。

欲知歲晚在何許，唯說山中有桂枝。

文選阮嗣宗詩。良辰在何

許。劉安招隱士曰。桃樹叢生兮巖之幽。又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碩果不食寒林梢，剖而器之如懸匏。故人相見各貧病，且可烹茶當酒肴。

易剝卦之上九曰。碩果不食。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步寒林而悽惻。張景陽七命

曰。剖椰子之殼。按劉淵林吳都賦注云。椰樹似檳榔。實大如匏。核可作飲器。家語曰。剖而食之。甜如蜜。魯論曰。其使人也。器之潘岳笙賦。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類弁詩。爾酒既旨。爾肴既嘉。

以椰子茶瓶寄德孺二首

碩果實林梢，可以代懸匏。攜持二十年，煮茗當酒肴。我今禦魑魅，學打納僧包。聊持堅重器，遺我金石交。

龜庭事苑載打包說曰。毗奈耶雜事云。佛言。苾芻應以袈裟衣。今禪人腰囊亦承佛之制也。詩中所用字。並見前注。左傳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注云。取其堅重。劉師服石鼎聯句云。徒示堅重性。

炎丘椰木實，入用隨茗碗。譬如楛矢斨，但貴從來遠。

家語曰。孔子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斨。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鷹隼氏

之矢。注云。楛木名。斨箭鏃。韓詩外傳曰。黃鸝無五德。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

往時萬里物，今在籬落間。知公一拂拭，想我瘴霧顏。

上兩句山谷自況。世說。桓玄就桓崖求桃。不得。作者

玄輿殷仲文書曰。德之休明。則蕭愼氏真其梧。矢如
其不爾。籬壁閒物。亦不可得。此借用籬落見前注。

寄黃龍清老三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鴈能傳寄遠書。

退之詩。東西南北皆欲往。于江隔分萬山阻。謝莊
月賦曰。隔千里兮共明月。老杜詩。邊秋一鴈聲。

深密伽陀枯戰筆。真成相見

問何如。

佛書有解深密經。涅槃經曰。因本經以偈頌名。祇夜餘有說四句偈。名伽陀。祖庭事苑曰。伽陀此云調頌。或名直頌。謂直以
偈說法。法書苑曰。平蹤法口訣云。不遲不疾。戰筆側去。此借用。末句謂見其輪囷千里如對面也。老杜詩。道甫問訊今何如。

風前橄欖星宿落。日下桄榔羽扇開。

異物志曰。橄欖生南海浦嶼間。八月乃熟。木高大難採。以膠擦木身。其實
自落。蠶表錄云。桄榔樹身皮葉與蕃棗檳榔等小異。羽尾見前雉尾注。

昭默堂中

有相憶。清秋忽遣化人來。

僧寶傳曰。清老居黃龍。未幾寶覺歿。即移疾居昭默堂。頓然坐一室。古詩。上有長相憶。下有加餐食。維
摩經云。維摩詰不起于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彼諸

大士。見化菩薩。即以問佛。佛告之曰。維摩詰爲諸菩薩
說法。故遣化來。列子曰。周穆王時。西域之國。有化人來。

騎鱸覓驢但可笑。非馬喻馬亦成癡。

傳燈錄。誌公大乘讚曰。不解卽心。卽佛。真似騎驢覓驢。莊子曰。以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兩句皆言知道者少。

一天月色爲誰

好。二老風流只自知。

老杜宿贊公房詩云。相逢今夜宿。隴月向人圓。又詩。不知明月爲誰好。又寄贊
上人詩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孟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此借用其字。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

霜鬢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醞觴。

元注云：衛者言吾兄弟皆壽八十，近得重醴法，其妙。○西京雜記：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

明月灣頭松老大，永思堂下草

荒涼。

明月灣，永思堂皆在雙井堂在先墓之側，故以永思爲名。老杜詩：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蠹樹，退之書曰：窮居荒涼，草樹茂密。按文選：北山移文曰：石徑荒涼，徒延佇。

干林風雨爲求友，萬里雲天鴈斷行。

言鳥猶求友而我獨與兄別也。樂天詩：樹集爲朋友，雲行鴈弟兄。劉禹錫詩：見鴈隨兄去，聽鶯求友聲。又詩：斷行隨鴈翅，孤嘯雙鳧肩。

別夜不眠聽鼠噉，非關春茗攪枯腸。

別緒難爲情，自不能寐，非以茗碗破

睡也。盧仝茶歌：三椀搜枯腸。

和范信中寓居崇寧遇雨二首

范侯來尋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兔。

山海經曰：桂林有八樹，在番禺東。孫子曰：後如脫兔，敵不及距。

衣囊夜雨寄禪家，行潦升階漂兩屣。

漢書王吉傳曰：

所載不過蠶衣。詩曰：澗酌彼行潦。曲禮曰：戶外有二屣。

遣悶悶不離眼前，避愁愁已知人處。

老杜有遣悶詩：庾信愁賦曰：閉戶欲驅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慶公憂民苗

未立，晏公憂木水推去。

慶公，晏公。蓋崇寧兩禪僧。漢書：劉章傳曰：立苗欲疏。

兩禪有意開壽域，歲晚築室當百堵。

徽宗崇寧三年，詔天下置崇寧寺觀，爲上祈年。漢書：王吉傳曰：

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斯干詩曰。築室百堵。

他時無屋可藏身。且作五里公超霧。

無屋藏身。蓋宗門中事。船子和尚謂夾山云。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謝承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

性好道術。能

作五里霧。

當年游俠成都路。黃犬蒼鷹伐狐兔。

范君蓋西蜀人。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序遊俠。則退處土而進姦雄。選詩曰。京華游俠窟。

二十始肯爲儒生。行尋丈人奉

巾履。

中履見前注。

千江渺然萬山阻。抱衣一囊遍處處。或持劍掛宰上回。亦有酒罷壺中去。

退之詩。千江隔兮萬山阻。又云。情多地遐兮偏

處處。史記曰。吳季札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而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曰。始吾已心許。豈以死倍吾心哉。公羊傳曰。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後漢費長房傳。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殿麗。旨酒嘉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貴。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

昨來禪榻寄曲肱。上雨傍風破環堵。

退之南海廟碑曰。上雨傍風。無

所蓋障。禮記曰。儲有環堵之室。

何時鯤化北溟波。好在豹隱南山霧。

見前注。樂天詩。好者李使君。

乞鍾乳于曾公袞

寄語曾公子。金丹幾時熟。願持鍾乳粉。實此罄懸腹。

江文通別賦曰。鍊金鼎白方堅。李善注云。鍊金爲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罄縣言其空也。左傳曰。室如懸磬。

遙憐蟹眼湯。已化鵝管玉。

蟹眼湯見前注。按雷公修事鍾乳法。再三以水煮之。然後入白。搗如粉。篩過研之。陶隱居注本草鍾乳條云。性通中。輕薄如蠶翎管。碎之如瓜甲。中無鴈齒光明者爲善。

刀圭勿妄傳。

此物非碌碌。

退之詩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按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此物見前注。後漢書禰衡曰。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